

太阳出世

池莉

冬季是结婚的季节。

元旦那天，武汉三镇仿佛家家都在举行婚礼。黄昏时分是迎娶的高峰时刻，长江大桥被许许多多迎亲队伍堵塞交通达四十分钟之久。交通警察最后不得不挥手弹开如蝗飞的香烟和喜糖，拉下面孔破口大骂，宣称如果他喊了一二三之后人们还争先恐后不听指挥的话，他就要行使国家法规赋予的权力，把这些阻碍大桥交通的大彩电大冰箱掀到长江去。说罢他就高喊“一——二——三！”然后径直冲到一群依然争执不休的红男绿女中，将两支对抗队伍中的一部收录机和一只电汉堡掀进了长江——交通这才恢复正常。

赵胜天和李小兰双方的家庭都住武昌。即将成立的小家庭也在武昌。他们用不着过江挤大桥。但还是没有逃过劫难。因为大桥交通堵塞，使紧接着大桥引桥的武昌阅马场也堵塞，以至于赵胜天在阅马场大打出手，他自己也被打掉了一颗门牙。做新郎这天被打掉一颗门牙真是令人永生难忘永世气愤。而穿着他花八百块钱买的结婚扎眼的李小兰还说什么“赵胜天！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混蛋马大哈！”这哪里像他的新娘子！

这一夜他们没睡一起。李小兰说赵胜天满身血腥味和土腥味，像一只好打恶架的癞皮狗。赵胜天不客气地回敬了李小兰一句：“小婊子养的！”如果不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同床共眠过，肯定他们两人都会为自己空度洞房花烛夜终生抱憾。

本来，按赵胜天李小兰的想法是：婚礼尽量豪华。迎亲从大街上游行的方式就不必随俗了。

赵胜才坚定他说：“不行！”

赵胜才是赵胜天的大哥。赵家老头子坐在一边一支接一支抽大儿子孝敬的外烟，大儿子则父亲一般决策家庭成员的婚事。

赵胜才八年前辞掉肉类联合加工厂屠宰工的工作，南下沿海经济特区做生意。天下还真让他这小学毕业的半文盲闯出来了。如今他定居深圳，有幢花园洋房和小轿车外带妙龄女秘书。自从他发财以后，每次回武汉便像一家之主。他说不行，二哥三哥四哥五姐及父母双亲都说当然不行。

赵胜才说老么的事要按武汉市第一流的水平办。这关系到他的荣誉问题。他要让街坊邻居，让肉联厂欺侮过他的狗杂种们，让曾经甩了他的那个幼师婊子看看，都看看！

赵胜天李小兰自己的婚礼不能自己做主，多少有些不快，但一想到又不要他们掏钱，不游行白不游行。

目前武汉市最流行最时髦的迎亲交通工具是“麻木的士”，即好酒的汉子们踩的人力三轮车。小轿车曾经流行过一阵，但很快被“麻木的士”所淘汰。因为小轿车显不出结婚内容的豪华。武汉人就喜欢显。

赵胜天迎亲雇用了二十辆“麻木的士”。六辆坐人；十四辆拉结婚用品。头天

晚上穿小巷把东西运到李小兰家；元旦这天下午“从李小兰家大张旗鼓接出来。冰箱彩电录像机音响全自动洗衣机，不锈钢厨房用品，抽油烟机，高级缎面绣花被八床捍成一座小山包。还有一支竹竿高高地挑着煤气户口卡。二十辆”麻木的士“，披红挂彩，花团锦簇，路是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出发，上解放路，经由彭刘杨路到达阅马场，再转入首义路回到解放路。

如果走直线，他们十分钟就到了。

架是这样打起来的：因为交通堵塞，两支迎亲队伍在阅马场被紧紧挤到了一块儿，另一队伍只有八辆“麻木的士”，新娘子却比李小兰漂亮得多。两支队伍便互相瞧不起起来。当时阅马场堵满了各种车辆，许多耐不住寂寞的司机也凑乐子，故意说些挑拨离间的俏皮话。

满大街看热闹的人一片声哄笑。

“狗日的们！”赵胜天咒骂。

李小兰说，“你还不如骂自己。没骨气。听你大哥的。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的就是你，还不快闭上你他妈的臭嘴！”

“你他妈！”

李小兰就要跳下车，被女宾相们生拉活扯留住了。

赵胜天的眼睛开始骨碌乱转，想找点岔子惹是生非。他二十岁之前经常在这一带惹是生非。没料到二十六岁做新郎的日子又旧病复发了。这时对方有个女宾相往他的车轮上吐了一口痰，他很高兴抓到了把柄。他跳下新郎的座位，劈腿叉腰，指着痰说：“谁的狗瞎拉屎也不出来管管，再不露面老子要她舔干。”

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从美丽的新娘身边走过来。

“伙计，我们到边上去玩玩怎么样？”

赵胜天微笑了。

围观者立刻内行地往边上涌，在辛亥革命首义的指挥部红楼前面打了一个场子，一对新郎便在屹立的孙中山先生铜像的注视下拉开了架式。他们虎视眈眈了片刻，双方同时进击。

赵胜天直捣对方胯下，对方取的是赵胜天面门，赵胜天仰头略让，一拳捶在下巴上。他掉了一颗下门牙，满口鲜血。对方却痛倒在地，捂住下身左右翻滚。有人兴奋地数了十下，年轻人不仅没站起来反而哭了。赵胜天胜利了！他一想到这伙计至少一周不能和漂亮新娘睡觉就直乐。但他刚落座就听见了那边新娘的哭叫声：“请把我弟弟送到医院去！先送我弟弟！”

弟弟！赵胜天顿时凉了半截腰。脸上立时就露出凉了半截腰的神情。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小兰指名道姓他说：“赵胜天！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混蛋马大哈！”

平时他俩互相称呼“小赵”、“小李”，极少数非常时刻才称呼全名。

原来李小兰并不是个娇小活泼、用黄金首饰就可以蒙住她心眼的憨妮。他感到受了她的骗。

夫妻才开头。往后怎么过呢？

大哥赵胜才像个真富翁一样，拍了拍发福的肚皮豪爽大笑，在笑声中坦然地承担了自己决策中的错误。

“我没想到武汉市还是这他妈的不文明。”他说。

作为弥补，他建议新婚小夫妻外出蜜月旅行，坐飞机来往，费用由他赞助。

“坐飞机比坐‘麻木的士’打架的机会少。”赵胜才的这句话终于把小兰逗笑了。

小两口言归于好。他们都没坐过飞机，都很想坐。干吗不坐？别人出钱，不坐白不坐。

他们搭肩揽臂一块儿商量旅行去向。

如果武汉——香港一日游没有停航的话，他们就不会有分歧，一致去香港。

赵胜天说：“去北京吧？”

“北京我去过了，还不如去上海。”

赵胜天则认为上海是个商业城市，没什么风景可看。上海人又欺生排外又不禁打，还不如去苏杭。

李小兰认为苏杭不如九寨沟。

冬天去山沟沟干什么？那就还是考虑城市吧。

小两口趴在中国地图上寻来找去，最后选中了山城重庆。又可看山又可逛城又有麻辣火锅吃。

他们买了飞重庆的机票。兴兴头头收拾行装，告辞亲友，到候机厅等候坐飞机。天才知道为什么生活总是一波三折呢？他们又出事了。

重庆方面有雾，推迟起飞时间，赵胜天李小兰白等了一天。第二天又去机场，又说有雾。等着等着李小兰告诉赵胜天：

“我有点儿烦。”

“忍忍。”

过了一会儿，李小兰说：“我有点恶心。”

赵胜天没理她。心想老这么等着，谁都会恶心的。

突然，李小兰很冲动地站起来，捂住嘴跑进厕所。女厕所里立刻响起欧欧的呕吐声。赵胜天在厕所和行李箱之间来回小跑，耳听得李小兰像挨揍的小狗一样惨叫，他头一次感到有点惊慌失措了。

乘客中有位中年妇女自告奋勇出来说她是医生。赵胜天一揖到地，连声说谢谢活雷锋！

李小兰很快就停止了呕吐。过了好一会儿，中年妇女搀着李小兰出来了。李小兰面带红晕，完全不像个病人。出于人道，赵胜天还是问了。

“大夫，她病重吗？是什么病？需要送医院吗？”

中年妇女轻轻的话语对于赵胜天不啻一串惊雷。

“她不需要送医院，但需要送回家。她应该卧床休息几天。因为她怀孕了。”

怀孕了！赵胜天张口结舌，脸颊发赤。李小兰怀孕了！

中年妇女说：“别不好意思。恭喜你们啦。”

赵胜天忘了说谢谢，李小兰说了。李小兰比赵胜天冷静得多。

——坐飞机蜜月旅行的美好计划因李小兰的怀孕而夭折。小两口沮丧极了。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现在的年轻人婚后生活都是有规划的，一般都不愿随便生孩子。赵胜天李小兰的决定是两年以后要小孩。首先是好好享受两年新婚生活，同时也攒点钱以备后用。

失误就失误在避孕措施上。赵胜天坚决不肯使用避孕套，理由是他一套上那玩艺儿，就觉得自己是个橡胶男人；李小兰坚决不肯吃避孕药，吃了她就头痛心慌月经不调。婚前同居总归是躲躲闪闪不太好见人，所以又不便去医院上节育环。只有采取安全期避孕的方法。由此看来，安全期并不安全。怎么办？

怎么办？生孩子谁来管？产假满了之后谁照料孩子？赵胜天的母亲已经当众宣布过了：她决不再给任何人做老妈子。她这辈子自己养了六个。给人带了六个，二六一十二，总共一打。她再抱孩子胳膊都发抖。厌恶了。这几年她只做两件事：打麻将和给老头子做饭。

李小兰的父母都是处级干部，都没退休，一副架子早端在那儿，见了孙子外孙只限于点头微笑，至多握握孩子的小手，“嗯，长得不错。”

如果请保姆，那么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去哪儿请保姆？哪儿找得到好保姆？一间单身宿舍已被塞得满满的，保姆住哪儿？拿什么钱养活保姆？

赵胜天每月工资七十元，李小兰六十四元。所有补贴加一起，两人收入不到一百八十元。小白菜六毛钱一斤，瘦猪肉五块，鸡翅膀八块啦！靠兄长靠父母结了个豪华的婚就够意思了。他们就把你们送上岸了。你们成人了。再回家吃饭就说是

“刮一顿”了。赵胜天还是个挺爱脸面的人呢。

孩子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在为你存的零存整取折子上，刚进入第一笔款子：二十六块钱。

赵胜天和李小兰依偎在一起，絮絮叨叨说到深更半夜。他们在突然袭击之下心心相印了。赵胜天不时抚摸妻子的脸颊，李小兰也不停地抚摸丈夫，两人相互体贴，就像两只冻坏了的小猫在挤着身子取暖。

“你说怎么办？”

“你说呢？”

“我说——我没办法。你是男的，你说了算。”

“那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好”。

“不许怕痛啊。”

“好”。

李小兰非常乖地答应了。

他们小心翼翼像绕暗礁一样绕过了“人工流产”这个词。

妇产科有间房子挂着“人流室”的牌子。房门口有几条长凳。女人们全坐在凳子上排队，男人们则在窗口、走廊、楼梯口闲逛。

“人流室”把门叫号的护士是个畸形发胖的半老妇女。她坐得安若磐石，愤世嫉俗地瞪着面前的两个世界：不关痛痒而悠然自得的男人世界；准备流血的战战兢兢的女人世界。共同作孽，一个要下地狱，一个却安然无恙，谁能拯救这卑鄙无耻的人类呵！

轮到李小兰了。

“请问您哪，痛吗？”李小兰紧张极了。

胖护士倒有着细腻柔和的好嗓音。

“有点儿，咬咬牙就过去了。姑娘，就这样，生活就得先学会咬紧牙关。”胖护士认真地示范咬牙动作，腮边的肉一嘟噜一嘟噜颤动。李小兰笑了。她这一笑便露出了灰色的牙齿，胖护士说：“四环素牙。和我女儿一样，六十年代出生的苦命的孩子们，满口铭刻历史罪恶的灰牙齿。用不着自卑，你看这人模狗样的大小伙子还不同样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

胖护士在男人中准确地指出了赵胜天。男男女女们都乐了。

李小兰笑得咯咯脆响。小姑娘活泼的神情又回到了她的脸上。她彻底放松了，

轻松地进去了。

有那么一阵子、赵胜天体会到了由脚心上升的细细的震颤，他被感动了，他的全身是因感动而震颤。

多少年没有感动过？十多年？不，更长。有什么值得感动的？记忆的第一页是饥饿，第二页是斗殴。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要养活六个孩子和四个老人，为了一口米饭，为半个馍馍，六个孩子打架，父亲和母亲打架，后来便是在学校打架。在夜幕下的黄鹤楼剧场门口为争夺电影票和女孩子们打架。他鬼点子多调皮捣蛋，老师便整他。他也整老师，与老师及同学中的内好战争一直持续到技校毕业才告结束。工作以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大社会更复杂了。产品销路不好，经济效益不好，书记厂长关系不好。谁也不认真干活，谁都不对谁负责。

大哥赵胜才慷慨解囊不能使他感动。因为赵胜才欠他太多。从小就专捡他欺辱，逼他喝他的尿，抢走他忍饥挨饿攒下的过早钱。况且赵胜才一再声称赵胜天结婚是他的荣誉问题；赵胜才是在为他的荣誉付款。

父亲值得他感动吗？父亲就会往家里揣公家的小东西：抹布、扫帚、肥皂、草纸、水杯、算盘.....他对五个大孩子对付一个小孩子的丑恶行径睁只眼闭只眼。有口烟抽有口酒咪他就赛神仙了。

母亲是怨恨的化身。儿子们的名字全叫小杂种，女儿叫臭丫头。孩子们的生日她全弄混淆了。张口闭口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腰又疼了。

对于赵胜天来说，感动实际上是一项空白。他嘻 哈惯了，连绷直两腿立正的姿势都不会了。他永远是一条腿弯着，全身摇晃，一双眼睛漠然向世界。

医院是赵胜天极少光顾的地方。仅有的几次也都给他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他怎么会被医院感动呢？连他自己都理会不过来。

李小兰是个相当娇气的女孩子，打一针肌肉注射都哎哟半天。从昨天晚上决定做人工流产到今天上午，她的眼睛就没关过水龙头。一进医院就软倒在挂号处了。赵胜天这么劝那么劝，温柔手段用尽了也无济于事。若是医院再远一点，赵胜天的耐心就没有了，也许要揍她屁股吼她两句了。

可是，胖护士哄好了李小兰。哄得那么巧妙那么慈爱。胖护士的职责是把门叫号，没人会因为她多做了工作而多给奖金。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认真干事，还是有人在为他人着想呵！

赵胜天真是没想到自己会在医院妇产科人流室门口补上感动这一课。

“喂，小伙子，你发什么愣？打电话去！”

胖护士大声提醒赵胜天，口气挺冲。

“好的。”

赵胜天毕恭毕敬地回答，并且稍稍弯腰以示致意，他知道胖护士不是冲他，而是谴责男人世界，他完全能宽容。他为自己学会了一点儿宽容而欣喜。

打电话是赵胜天李小兰昨天就商量好了的。第一个电话通知赵家。赵胜天的五姐赵胜珠是小学教师，正在上课。赵胜天说家里有人急病住院请传了下赵老师。赵胜珠就慌慌张张排来了，慌慌张张地抓起话筒就问谁病了？

赵胜天告诉了她实际情况。

“天爷！这怎么得了，我要告诉妈去！”

“那就拜托你了。”

“妈肯定不同意。头胎哪有做掉的。”

“没办法。已经做了。”

“小杂种！”赵胜珠一急就不顾为人师表了，“你怎么能听那小妖精的话，她当然不愿要孩子，有了孩子她就完了。”

“我没听她的，是她听我的。”

“少吹牛。我马上就去告诉妈。”

“去吧。”

赵胜天的第二个电话是通知岳母。李小兰说希望她妈来照顾她几天。

李家妈妈不愧是处级干部，没等女婿讲完就打断了她：“小赵，首先你要做的是放下电话，赶快制止手术。”

“恐怕来不及了。”

“恐怕是什么意思？”

赵胜天扭头看“人流室”，又进去几个了，没见一个男人冲进去制止。

“就是已经来不及了。”

“简直乱弹琴！”

赵胜天没词。

“你们结婚才十天哪！”

“是啊。”

“就有孕五十多天不怕影响不好？”

赵胜天更没词。决不和岳母对抗，这点他是很能把握自己的。

“妈妈，小李说希望你能来看她。”

“当然。我的女儿我心疼。对你，我倒有个希望，希望你别再引诱兰兰做些出格的事。”

“好的。”他说。多滑稽的问题，婚都结了，还有什么出格的。

“好好照顾兰兰，煨点鸡汤她喝。”

“好的。”

“注意，要么就采取有力措施暂时不要孩子，要么就好好生下孩子。你是男同志，要有责任心。再发生这类事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好的。”

#### 四

进了“人流室”，一个头戴淡蓝色手术帽的女大夫说：“拿来。”她要病历。

李小兰递上病历的同时递上了一本特大台历。这种印刷精美的进口大台历目前在武汉市还不多见，是赵胜才的女秘书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元旦刚过春节没到，送这种礼物还恰当。

大夫注意地膘了李小兰一眼：“你是未婚？”

“不。”李小兰脸红了，“我怕疼，请您轻点。”

“哦。”大夫说，“你别紧张，我尽量轻一些。”

李小兰到布帘子那边的房间接受检查。这间房很大，有暖气，妇产科检查床摆了一溜。

有几个女人仰天八叉接受检查。两个年轻男实习生正在实习。

大夫吩咐李小兰脱掉一只裤腿，自己便乒乒乓乓拿器械。李小兰犹犹豫豫地脱着裤腿，肌肉又开始发硬，她有点后悔了。

“短裤也脱掉。”

大夫举着明晃晃的窥阴器简洁地命令。

李小兰吸了吸浓重的药水味，膘一眼实习医生。

大夫说，“八十年代的年轻姑娘还这么封建？脱吧，快点儿。”

八十年代的李小兰一点儿都不封建。她十六岁就开始谈恋爱，先后谈吹好几个。在舞厅跳舞认识了赵胜天，第二天晚上就约会了并且还拥抱接了吻，她没有丝毫等级门第观念。处级干部家庭的女儿想嫁就嫁给了普通市民家。夏天在东湖游泳，她穿着比基尼泳装大摇大摆。她敢顶撞父母也敢顶撞领导。她对谁都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



赵胜天看中的就是她表里如一的潇洒劲儿。她潇洒得使赵胜天私下里以为她是一个好摆布的憨妮。不过通过结婚；她已经向赵胜天表明了自己并不憨。

过去从没有人评价李小兰封建。这位大夫倒是个发明家。你错了，李小兰默默地告诉大夫，一边默默地脱短裤。

除非她不做人工流产，否则，大夫的一言一行均不可抗拒。这和封建二字没有关系。一个姑娘应该有她的神秘：有她保持神秘的权利；有她的娇羞，她拥有这份娇羞她才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妇产科医生及其器械的可怕在于它无情无义地消失姑娘的神秘和娇羞。李小兰害怕的就是这个。她觉得并不是男人把姑娘变成妇人，而是妇产科。

当窥阴器冰冷地伸入李小兰体内时，她眼角流出了泪水。

“痛吗？”大夫问。

李小兰摇摇头。不是痛，是难受。她被摧毁了。她的娇憨羞涩神秘被摧毁后扔在床下的污物桶里，再也捡不回来了。李小兰看见实习医生走过来。她知道自己无权阻止他们。她不吭声，两眼绝望地望着天直想吐。

大夫在摸她的宫颈。

“别动。女人总归是要过这一关的。”

女人总归是要过这一关的。女人！身为女人！李小兰把这话咀嚼了一遍，顿觉醍醐灌顶。她是女人不是姑娘啦！真正的女人都得经过这一关。都得叉开你的腿，脱掉你的裤子，无论是谁，全人类都一样。因为新生命从你这儿诞生，太阳从你这儿升起。不破不立，李小兰用不着为自己的破碎紧张、害怕、恶心、流泪，实在是用不着啊！

李小兰出了一头细汗，全身瘫软了。大夫说：“检查完了你倒放松了。”

大夫告诉李小兰用不着穿好裤子，她说：“我们这就去做。”

“做什么？”

“你来做什么的？”

“哦。”李小兰只顾自己想入非非去了。她郑重地对大夫说：“我不做了。我要孩子。”

刚才他在动呢。“

大夫笑道：“那是我的手指在动。”

“可他不久就会动的。”

“当然罗。八个多月一晃就过去了，他就哇啦哇啦出世了。”

李小兰怀着对八个多月之后哇啦哇啦小家伙的强烈憧憬，面泛桃色，迈着母亲

的稳重步态走出了人流室。全世界困难重重可婴儿仍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困难算什么！

赵胜天猛一见李小兰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是她，他上前搀扶她被她甩开了手。

“用不着。”她笑呵呵说。

“没做？”

“你真聪明。我决定不做。”

“英明的决定！”

赵胜天一声欢呼，如释重负。他把李小兰拉到宣传画前看“生命的起源”和“只要一个好”。他说他看了三遍。每看一遍就来了很多兴趣，其实应该留下孩子养养试试。迟早总是要个孩子的嘛。

李小兰指着一颗蚕豆大的胚胎：“他现在有这么大。”

“他是活的吗？”

“那还用说。”

“太好了！”

赵胜天李小兰高高兴兴离开了医院，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地交谈。这一天对他们来说胜过以往许多年，他们领悟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课。许多人是直到死也没弄懂的。

## 五

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赵胜天李小兰过去哪懂这个道理。

打从医院回家后，李小兰的妊娠反应越来越重。李小兰的母亲经常打电话鼓励女儿吃东西。

她说：“兰兰，你要吐了再吃。把饭当药吃，把怀孕当仗打。”

李小兰就真的把饭当药一样吃，闭眼蹙眉，端一杯水，扬起脖子吞一口饭赶紧喝水冲下去。可是不一会又哇地吐了出来。好不容易呕吐得少了一些，恶心却更严重了。香烟味、油烟味、汽油味、化妆品香味、书本纸张味一概闻不得，闻了就恶心得直流酸水，一点食欲都没有。李小兰在图书馆工作，所以上班恶心，上班走在路上和回到家里都恶心。

赵胜天希望李小兰和别的孕妇一样嗜食异味，比如酸豆角，红泡椒之类。赵胜天厂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家家都为他们夫妻大开绿灯：要什么风味小菜只管到坛里捞。李小兰说不要，酸辣她全不想。赵胜天正要偃旗息鼓，李小兰忽儿极想吃赵胜天母亲做的臭腐乳，那是他俩谈恋爱时在赵家吃过的，算来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孕妇就是怪，不想吃的东西连名字都怕听，一旦想吃什么馋得控制不住自己。

赵胜天披星戴月赶回家。老太婆正在麻将桌边酣战。

“几年没做，忘了。”她说，眼睛一刻没离牌。

赵胜天哗地搅乱了麻将，说：“我求求你还不行吗？”

老太婆气得直拍桌子：“看啦，这就是养儿子的下场！小杂种，厨房里有刀，去，拿来架在你老娘颈子上，看老娘做不做？那婆娘做了一回媳妇，端了一口茶汤孝敬公婆了没？倒要婆婆侍候她？小小干部的臭丫头自以为是什么金枝玉叶，告诉她，那处级不在老娘眼里！”

牌友们喊喊喳喳为赵家老太婆帮腔。

“滚出去！赵胜天赶母亲牌友，”再不滚我就去找派出所来抓赌了。”

老太婆哭了起来。赵胜天的父亲、五姐和五姐夫都从各自的房间出来参战，推推揉揉一片混乱。

赵胜天带着一脸抓痕回到小家，李小兰一见就哭了。她从谈恋爱赵家如何巴结她开始一直诉说到她怀孕三月赵家不闻不问，伤心得眼泪鼻涕混和交流。赵胜天劝她别这样，这样对小孩不好，就只差没给她磕头。李小兰又掉头骂赵胜天，骂他没本事，老婆怀孕想吃点儿臭腐乳都吃不到。

睡到凌晨，李小兰醒了。她摇醒赵胜天，问他：“你知道没有食欲是什么滋味吗？”

“知道。”

“不！”李小兰又哭起来，“你不知道！男人不可能知道！我只想跳楼！”

赵胜天想，是啊，我也只想跳楼！他妈的，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李小兰内外交困。

怀孕前，李小兰在全市图书馆系统还是小有名气的。区图书馆好多事得靠她办。凭个娇小轻盈体态，时髦的装束，甜蜜蜜的娃娃脸蛋，她弄来了许多难得的藏书。她从资料室调办公室两年多，干的是公关小姐的活，深受领导的喜爱。平时她迟个到，退个早谁敢说句什么。

怀孕的消息一传开，开始还没动静。一段时间后李小兰被调回资料室，说是照顾她的身体。一个叫叶烨的十八岁姑娘从借书处调到办公室，顶替了李小兰。

只要遇上叶烨，不管在哪儿，李小兰都要凑拢骂一声“小婊子”。叶烨背地里找了赵胜天，楚楚可怜地诉了苦衷。赵胜天替李小兰赔礼道歉了一番，答应慢慢开导李小兰，因为怀孕是个特殊情况。

《怀孕指南》一书指出：孕妇在怀孕期间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精神愉快。赵胜天用红笔划了一道杠。在李小兰烦躁恼怒、骂小婊子叶烨的时候让她看看这句话。第一次还有点镇静作用，往后就不行了。她一把掀开书，说：“去它的精神愉快！”

李小兰瘦成了一根蒜苗，颧骨处出现了大片的棕色妊娠斑，腹部像营养不良的小孩一样膨胀着。她蓬着烫过细螺丝卷的头发，拖着脚步，活像个非洲饥民。

相比之下，赵胜天倒是运气来了。

厂长委任他为厂技术革新小组副组长，让他辅助一个电子软件攻关项目的操作部分。赵胜天本来就是个爱动心思的鬼精灵，他花了一个月，真给攻下了关。他和工程师们给厂里节约了十几万，厂里发了他三百多块钱奖金，厂里突然发现赵胜天不再是个毛头小伙牛仔哥了。当然罗，有人说他快做爸爸了，厂里就给他这个快做爸爸的可相信了的人一趟重要公差，赵胜天又完成得不错。赵胜天心里挺受用。他这才觉得受重用非常有意思。

忙家里又忙厂里，赵胜天以为自己会瘦的。但他胖了。精瘦的小伙子开始端起宽宽的肩了。气色也前所未有地好。他知道自己胖得不是时候，便尽量用关切同情体贴和抢着做家务事来抚慰妻子，用十分想念胎儿的语气捧着《育儿大全》大声念妊娠逐月中胎儿的生长特征。

赵胜天尽力而为了。作为一个怀孕妇女的丈夫，他的表现属于比较优秀之列。但李小兰终于还是找了个借口冲他发火了。

她说：“我想把孩子引产算了。你的意见呢？”

“你别瞎说了。”

“我受不了了。你看我还像个人吗？太痛苦了！”

“我体会得到你的痛苦，他也是我的孩子呀。我们共渡难关吧。”

“你他妈红光满面肥头大耳与我共渡什么难关？赵胜天，你这个混蛋马大哈一肚子坏水。你花言巧语再也哄骗不了我了，我不给你怀孕！不给！”

“李小兰，你冷静点，你乱嚷些什么？”

“我要嚷！要全世界都听见，老婆在怀孕受苦，男人他妈的倒趁机享受起来——”

“李小兰李小兰！你再胡说我只好走了。”

“滚吧！人面兽心的狗东西！”

赵胜天一出门，李小兰便拼命推上门，哐当一声反锁了。

邻居出来了许多。三三两两站在走廊里。赵胜天生怕有人慰问或者劝解，埋着头匆匆跑下了楼。

这一夜赵胜天睡在车间里。他决定孩子出世之后就跟李小兰离婚。

早晨赵胜天是用浓茶漱的口。没刷牙总是不习惯，到中午他还觉得自己口臭。下了班他不想回家，也不想吃饭，到街上买了一盒口香糖嚼着，顺路闲逛，又像个无聊的单身汉了。

“嗨，赵胜天！”

赵胜天看见一个穿长裙的飘逸女子向他飘来。琼瑶小说中的某小姐来了。近了才看清是洪丽丽。他们曾经好过一段时间，挨过嘴唇没动真格。还没发展到谈及嫁娶那一步，洪丽丽就在汉口璇宫饭店认识了一港商，跟他义无反顾地走了。

“喂，小姐，被抛弃了？”

“得了？赵拐子。”洪丽丽一说话就不像琼瑶作品中的人了。

洪丽丽妩媚地请赵胜天陪她坐坐，赵胜天说那就坐坐吧。洪丽丽将手腕套进赵胜天的胳膊，赵胜天没有闪开。他想起李小兰，对洪丽丽说：“你是我的复仇天使。”

“什么意思？”

“没意思。”

“还是老样子啊。太妙了。”

他们在一家个体音乐茶座坐了半个多小时。这家茶座名字叫“阴谋”事后赵胜天觉得他们进“阴谋”茶座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一落座洪丽丽就叼上了一支“摩尔”香烟，赵胜天掏烟的动作便凝固了。他口袋里的“红双喜”是香烟阶级里的贫下中农。他不能出丑。

“赵拐子怎么不抽烟了？”

“戒了。”

洪丽丽也斜眼角嘿嘿笑了。她吸了一口烟，半晌，咧开红唇，轻烟从里边袅袅升起。洪丽丽双眸闪亮，直射赵胜天。赵胜天想：被抛弃的女人又念旧了。

“跟我去海南吧，月薪八百元。”

“你说什么？”

“月薪八百，去海南。”

“如果我说不呢？”

“九百。”

“不”。

“一千块。奖金另发，生活费包干。别再讨价还价了，这是那一带保镖的最高待遇。”

乖乖！保镖！原来是保镖！

“你请我保谁的镖？”

“我。我需要你！”洪丽丽在桌面上抓住了赵胜天的手，一只钻戒在她无名指上寒光四射。“赵拐子，我需要你。我一个独身女子做生意太没人身保障了。有你的机智果敢，有你练习过几下的拳头，我就不怕世界了，你听我说，我回武汉好几天了，你的情况我摸得一清二楚，你没有戒烟我也知道，也许你揣着一包‘阿诗玛’，你拿不出手。”洪丽丽朝服务员做了个手势。服务员送上一包“健”牌香烟，洪丽丽说：“抽吧，我请客。别舍不得老婆孩子，眼光放开阔些。穷是很可怕的。”

不是天方夜谭，是事实。洪丽丽看来是发财了。一千块的月薪多么诱人。赵胜天有些头晕目眩。早就想闯沿海，总是临走又失去了自信。人家博士生研究生都在大街上摆小吃摊，一个技校毕业的电工去干什么？可机会就这么突然地来了。照洪丽丽的说法，订个三年合同，只干三年就回来，就当妈服了三年兵役。三年回来他就腰别三万多块钱了。

赵胜天说：“给我谈谈你的情况吧。”

“情况很好。”

“你做什么生意？”

“建筑材料。”

“嗨，洪丽丽小姐搬钢筋水泥油漆马赛克？”

洪丽丽纹得细若游丝的弯眉蹙了蹙。

“够了，赵胜天。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儿就到此为止，明天开始你要懂点规矩，不要过问老板的私事和生意，你只是一个保镖。”

一风吹尽香烟迷雾。赵胜天的脸发热，他希望自己没涨红脖子，待洪丽丽说完他吸足一口烟，对准她的粉脸扑地一白。在洪丽丽的咳嗽声中他吹了长长一声口哨。

“对不起。我离不开我亲爱的老婆孩子亲爱的破武汉。况且一只他妈的破鞋有什么镖可保！”

赵胜天虎虎站起身：“算帐。”

他口袋里有今天刚领的工资一百元，他夹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扔到桌上。服务员追着他身后说有找头，他头也不回说算你的小费，让咱也穷抖他妈一次阔吧：

洪丽丽一声不吭地看着赵胜天出了店门，吊儿郎当地消失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她气得摔了一只烟灰缸。

赵胜天估计自己已经走出了洪丽丽的视线，他玩世不恭的面具再也挂不住了。他气呼呼大口大口喘气，骂些脏话。等他大步流星奔回家时，站在门口他想起昨晚他们吵架了。他就这么轻易进去吗？

昨晚赵胜天走了之后，李小兰很快就平静了，平静了就有些后悔。她洗了脸梳了头，收拾好因吵架弄乱的房间，等待丈夫归来。方才她说了些多傻的话呀。可只

有说了傻话，吼叫了，哭喊菜，她才得以平静。怀孕把人弄得像个疯子。这一点应该写进《孕期指南》里去。

就在李小兰快要入睡的时候，有人轻轻推了推她。李小兰惊醒了，房间没有人。但她肯定自己没有弄错，那人推的是她的肚子。难道是胎动？李小兰一下子睡意全消，她靠着床架半卧位，屏息静气地注视着自己的小腹。很久很久过去了，突然，肚子里边弹动了一下，一会儿，是个大动作的蹬踏，她的肚皮凸起一个小包块随后又消失了。胎动！这肯定就是胎动了！李小兰觉得眼窝里热乎乎的，心窝里也是热乎乎的，却不是泪，眼窝里的热流流向心里，心窝里的热流流向小腹，流向那个挥脚舞手的小家伙，她和她的孩子沟通了！说出去也许没人会相信，关于孕妇的书一本也没提到过，但李小兰的感觉是如此的实在，那股热流仿佛是双向内凝视的眼睛，她看见她的孩子了。

母爱在李小兰怀孕进入四个月时喷薄而出。

第二天清晨，李小兰一起床就是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她心情如晴天般开朗，老想哼歌老想笑，恶心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起现在上市的红红西红柿绿绿小白菜心里就舒服。

李小兰换了身衣服，剪掉了乱支楞着的长发发梢，出门给单位打电话请了一天病假，买了丈夫爱吃的带鱼和新鲜蔬菜。她一边做家务一边想，如果赵胜天生气不回家，她就去厂里找他，昨晚的吵闹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那时候李小兰多幼稚多傻瓜，一点委屈一点苦都受不了，那哪儿行呢。

饭菜做好了。到下班时间了。赵胜天没有回来，李小兰就去接他。

赵胜天正在自家门口踌躇不前，李小兰焕然一新，笑吟吟回来了。

“你回来了。”她柔声说，一副日本女人句句的模样。

赵胜天喉咙发紧，只呃呃了两声，他被女人的善变搅得稀里糊涂。

七

生活稍一顺利，时间就过得飞快。

第五个月时，赵胜天搬着书念道：“胎儿头发已经生长，心脏发育完善，能在母腹上听到胎音。”

果然用一个纺纱厂的空心竹筒子往李小兰肚皮上一按，里面就“的达的达”跳了。

第六个月，他念：“所有脏器都已发育，已能呼吸。”

第七个月，他念：“皮肤上长满毳毛，皮下脂肪少，皮肤皱折。如果此时出生，能啼哭与吞咽，但生活力弱。”

李小兰说：“是生命力弱吧？”

赵胜天说：“生活力，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哦。”李小兰哦完就忙她的去了。

李小兰忽地变得非常像个母亲，赵胜天反而有点无所适从。

李小兰现在能吃能睡也能干活。体重增加了将近三十斤，大肚皮日大一日，顶得上面呼吸困难，下面静脉曲张，脚肿得只得穿赵胜天的拖鞋。只要稍有想象力的男人就不难体会孕妇的难受劲。赵胜天很愿意替妻子买菜做饭洗衣服等等，谁知李小兰不要他帮。她把做家务当做锻炼，过来人的经验是越多跑路多干活，生孩子越快越容易。李小兰的全部生活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未出世的孩子。

赵胜天十分敬佩妻子的毅力。胎儿不在他身上，他的确有隔膜之感，老记不住这个家里存在着三个人。因此，他总有些愧疚。总想为妻子做点什么。结果他能做的只有经常表扬她和为她念书，报告胎儿在母腹的成长进程。

这段时期的谈话也是玄而乎之钻迷宫。

“小赵，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随便。”

“怎么能随便！说实话吧。”“那我只能瞎说一气。”

“我说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真的随便。”

“随便就是男孩。”

“好吧男孩。”

“就是嘛。男人都想男孩，好在外边吹牛——嗨，我那儿子！”

要不就是谈取名的问题。

“小赵，你说男孩取什么名？”

“小赵，你说女孩取什么名？”

“你说单名好还双名好？”

赵胜天无法应付李小兰的种种提问。他什么也没看见，不知在谈论谁。

赵家倒是想男孙想得要命，眼看李小兰肚皮尖尖的拱起，像个生男孩的形状。赵家老大婆就做了臭腐乳让赵胜珠送来了。又做了不少男孩子的衣服。赵胜才也写来信，说最近他请一个相当有名的澳门算命先生为赵家算了命，他本人是财路子路不可两全，财路断了子路，老二老三老四也都是命中无子。但赵家香火不会断，万亩地里总会有一棵苗。这不是应在老么身上是什么？只要老么生了儿子，他赵胜才给一万块的营养费。悬赏来了。



赵胜天觉得大家全在做游戏。他始终都参与不进去。

李小兰的事情可就大多了。她一点儿都不像赵胜天那样迷迷糊糊茫然不知所措，她清醒地知道该做哪些事并且做得有条不紊。

李小兰清理出他们两人穿旧的棉毛衣裤一件件拆了，洗干净，在太阳下猛晒一通当紫外线消毒，然后剪成一块块尿布。

她买了一大堆膨体纱，里里外外织了七八套婴儿服。

赵胜天每月发一双白棉纱手套，李小兰统统收集起来，还让丈夫找师傅们讨了许多，一双双拆开用它们织成贴身穿的小背心小衣裤。

“膨体纱比毛线好洗，当外套穿。棉纱线又轻又暖和不毛刺人，最适合婴儿皮肤。”

李小兰十分内行地告诉赵胜天。

《孕期指南》和《育儿大全》上全都没有这些内容，李小兰从哪儿学来的经验？又怎么知道未出世婴儿的尺寸？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可以从别的母亲那儿学来，有些事情就可足以证明李小兰的求实和创造精神。

李小兰买了一打橡皮奶头。其中十个用大小不等的缝衣针烧红了逐一戳洞。她解释说这是给孩子喝果汁用的。最小的孔眼是头一个月用的；以后逐渐换大孔眼。“另外两个像小剪刀剪了小口子，这是准备喂药用的。”

“孩子不会病的。”李小兰说，“我越是为他准备吃药他越是没有病。有备无患嘛。”

赵胜天想告诉她有备无患不是越准备吃药越不病的意思，但看她拖个大肚子吭哧吭哧的累劲就不忍心纠正了。

婴儿一出世就会吃喝拉撒。准备了这还要准备那。李小兰每天上趟街就大包小包往家拎。什么芙蓉牌卷筒卫生纸，广口塑料便盆，彩船摇铃也买回来了，赵胜天认为婴儿用玩具还嫌太早，而且以后肯定有亲朋好友送一大堆玩具，说不定就重复了。李小兰胸有成竹地反驳他说将来肯定不会重复的。送礼物的人首先得考虑是否拿得出手，谁会买一块二毛钱的摇铃，彩色摇铃不是给婴儿玩的，是吊在摇床上方给婴儿看和听的。婴儿一出世就应该让他看到一个鲜艳的世界，一个充满悦耳声音的世界。

赵胜天只能惊叹怀孕最能改变女人。大大咧咧的娇里娇气的李小兰成了脚踏实地过日子的人。这是从前赵胜天梦寐以求而没求到的。

通常是由赵胜天朗诵《孕期指南》和《育儿大全》。几个月里朗诵的次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而真正记住内容的是李小

从第八个月开始，李小兰每天用温肥皂擦洗乳头，洗后涂一层香脂油，以防哺乳期发生皲裂。她那少女莲蓬般的小乳房胀得大圆面包似的，乳头便内陷了，她每天晚上得一得空就轻轻向外牵“拉”，最后两个月李小兰让赵胜天另外铺了一张行军床。有几次半夜里赵胜天试图爬上大床，李小兰马上拧亮电灯，从枕头底下抽出《孕期

指南》，请赵胜天读第十五页顺数第五行。

赵胜天便念：“妊娠初三个月及末二个月禁止性交，以防流产早产。”

李小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挺爱书本。接受力和活学活用能力都很强。如果现在她念高中，肯定可以考上大学，她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人们常说后悔来不及。如今自己体会出来竟是满口苦涩，真的她不可能再念高中了。

八

预产期到了，所有的人都紧张兴奋起来。

车间主任给了赵胜天几天假。说：“回家生孩子去吧。”

头一天晚上李小兰出了一点血，只限于红了裤头没别的：夫妻俩研究了好久拿不准这是否是要生孩子的预兆。赵胜天一夜没睡好，生怕李小兰有个什么突变。结果李小兰一夜安睡只苦了赵胜天一个人。清早李小兰说肚子似乎有点痛，赵胜天赶紧翻书，可书上没说痛，只说有“宫缩”。

“小李，你有宫缩吗？”

“我只觉得有点痛。”

“要生了的那种痛吗？”

“我不知道。和平时累了一样坠坠的痛。”

和平时一样？那么不准备生了？

“小两口都无法确定是不是要生孩子了，什么标志着生孩子开始。他们只好坐立不安地在十五平方米的小家里踱来踱去，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早上五姐夫奉命来打探了一下。四嫂也趁上班顺路拐进来看了看，阴阳怪气他说：“盼你早生贵子呢。”五姐在学生吃课间餐时来了一趟。快吃午饭时，赵胜天的母亲来了。这老太婆装出忘性很大的样子，好婆婆一般摸着李小兰的肩间：“肚子坠下去了没有？”

李小兰让老太婆碰了一鼻子灰：“不知道。”

李小兰母亲也来了。她说她是从一个会议上请假来的，今天上午李小兰的父亲已经和她通两次活了，李小兰的姐姐也从广州来了直拨长途问兰兰生了没有？

“妈妈，什么是要生了？”李小兰问。

“傻姑娘，肚子痛呗。”

赵家老太婆插嘴道：“要看肚子往下坠了没有。我记得一坠就生下来了。”说完就一个劲笑。

李家妈妈内行地告诉女儿：“她说的是入盆，你已经入盆了，初产妇人盆三天

不发作的多的是。”

赵胜天李小兰对望一眼，他们更糊涂了。

下了班的赵胜珠、四嫂都来了。一房间顿时人满为患。

赵胜天李小兰去左邻右舍借了几个饭盒去食堂打饭。每个饭盒里一律三两米饭和一个糖醋排骨。没有酒，赵家老太婆不知道怎么就醉了。她说她今天麻将都打不下去了，专门来看儿子生个什么。若是生个男孙她这辈子就算和牌了。李家妈妈一听就寒了脸。赵胜珠赶紧拉走了母亲，四嫂就忙劝李家妈妈。

“您别生气，老太婆就是这么个人，拿武汉话说：筲箕圈、六点钟——半转；藕灌进了稀泥巴——糊了心眼，您就别计较了。当年我生女儿她不高兴，我结实地骂了她两次，她就服了。生女儿怎样？哪个敢轻视人！不过小李看上去是个儿子像哦。”

李家妈妈警告女儿：“你四嫂可不好惹。你要真生个儿子，她不会给好颜色你的。”

“管他们呢。”

哪来这么多事。他们已经够烦的了。

大家等了一天，李小兰风平浪静。晚上，小两口都觉得累，便早早上床休息。一会儿，李小兰痛醒了，但马上就过去了，她以为是今天太累所致，于是又去睡，等到她再度痛醒情况已变得不可收拾：早破水了。

赵胜天万万没想到有这么多水。从哪儿来的这么多水？婴儿在哪里？李小兰蜷缩在浸湿的床单里又痛又怕呜呜直哭，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吓蒙了。

到底赵胜天是男人，虽然手忙脚乱，还是当机立断地把李小兰送到了医院。

《孕期指南》上说生孩子是瓜熟蒂落。产妇用不着紧张。子宫有节律的收缩，孩子就生产出来了。科学书籍的报喜不报忧使李小兰非常气愤，她思想准备不足，疼痛就显得更加凶猛。尽管她听人说生孩子疼，可哪曾想到会疼得死去活来呢。

“杀了我吧！”李小兰在待产室绝命地嘶叫。

一切都顾不上了。这里哪有什么女人？哪有什么羞耻？进来的都是生育机器。司空见惯的医护人员对痛不欲生的惨叫充耳不闻，她们用熟练工种的职业表情操作一台台生育机器。

扒下她们的裤子，量骨盆，摸宫口，剃阴毛……这些都使人疼上加疼。

“求求你们……杀了我！”

李小兰听见自己变了调的声音在空中冲撞。体内的什么东西在撕裂，汗水把她浮了起来，枕头被她抓破了，她并不真想死，但此时此刻她宁愿一死了之。

一个护士在她牙齿之间塞进一块消毒纱布，说：“乱叫什么！怕疼就不和男人

睡觉嘛。”

践踏吧，随你们的便。

疼痛是无边的苦海，李小兰在水深火热的波峰浪谷里被抛来抛去。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无法减轻，无法逃避，即使想叛变也停止不了这酷刑。只有硬熬，哦，女人的地狱！

十二个小时的疼痛把一条条细微的皱纹刻上了李小兰的脸庞。她晕过去了几次又醒了过来。是她自己醒的。当死真的来临时，她又赶走了它。不！她叫道：孩子，我要！

宫口开全，李小兰被送到了产房。医生倒是个过来人模样，她给了李小兰一个微笑：“来，我们开始生孩子。”

李小兰明白最后的关头到了。她抓住了把手，脚蹬住了产床。

“用劲！像大便一样往下用劲！”医生说。

“我没劲了。”

“不行！得用劲！”

你想不疼不行。你没劲了也不行，你得用劲，用你的生命之力！只要你活着，你就得把生命化作力量！

“我实在没劲了，大夫。”

医生在紧要时刻念了咒语：“孩子的头出来了！快，用点劲就成了。”

孩子汉汉汉汉！为了他拼出了最后的气力。

孩子出来了！

李小兰忽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轻松。眼前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粉色的肉团，她是这么小巧的一个女娃娃，蹬手蹬脚地哇啊哇哭起来。

“你的女儿好漂亮啊！”接生的医生赞叹。

“谢谢！”李小兰的谢意发自内心。医生，你是否知道她在此之前还从没如此诚挚地谢过任何人。

没有疼痛是多么幸福！李小兰幸福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被缓缓推出产房，走廊里阳光明丽，正是早上的好时光。这时候，一个名字跳了出来，朝阳。照亮她，温暖她。把她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第一个见到成为了母亲的她的是朝阳。我的朝阳。

李小兰和丈夫曾经翻旧了一本《新华字典》，取了十个单名，十个双名；十个女孩子的名，十个男孩的名，一瞬间，四十个名字全失去了意义。十二个多小时以来，李小兰首次想到赵胜天，她希望赵胜天赞成这个名字，喜欢这个名字。

一个护士拉开玻璃门，几个男人都站了起来。

“赵胜天。”

“是我。”赵胜天的心狂跳，可别有什么啊！

“你爱人生了。”

“都——平安无事吗？”

“都挺好。”

赵胜天吁出一口气，胜利者一样举了举双臂。

“生了个什么？”

“一个非常漂亮的千金。”

“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

其他男人嗖了一声复又坐下。赵胜天又蹦又跳哈哈地乐了。

赵胜天在这里守候了一夜。李小兰和其他产妇的叫喊使他深受震动和教育。好几次他想闯进去都被护士挡住了，他想去帮帮妻子。设身处地地想，他认为一般男人绝对受不住这种剧痛。女人真是不容易，人类诞生真是不容易啊！

十二个小时对赵胜天来说也很漫长，他逻辑混乱地想了许多事。他想到了从前见过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害怕极了；想到有女人生孩子死掉了，更是害怕。保佑我们吧！他暗暗祈祷，他从来不相信什么，不知要谁保佑他。赵胜天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对他生出了真切的血肉亲情。他为自己粗暴地掀了她的麻将而内疚不已，他决定再不这样对待她了。他想到自己从不给孕妇和抱小孩的乘客让座，多不懂事。还想到做学生时欺侮同学曹小兵，老追击他，边追边喊：“羞行行，曹小兵的妈生娃哭。”这不是太幼稚可笑了吗？如果日后再遇上曹小兵，记住，一定对他道个歉。

## 九

赵家老太婆大清早就赶到医院，听说生了个女孩就有点受不住。五姐四嫂一边一个还搀不住，她一屁股塌在妇产科门口的楼梯上，两只手背不停地抹泪。赵胜天真不理解香火是个什么玩艺儿。老太婆有五男一女，单留了女儿在身边住明显是偏爱，可又不许儿子生女儿。

上楼下楼的人都看一眼伤心的老太婆，赵胜天扶起母亲说：“走吧，别在这里掉底子了。”

赵胜天扶母亲的举动使三个女人都大吃一惊：这小子居然懂事了。

四嫂自告奋勇把一罐鸡汤送进病房。对李小兰嘘寒问暖，情意倍增并转达了大嫂二嫂三嫂的问候，说她们待会都要来看她的。妯娌几个成同盟军了。

李小兰的妈妈来电话问了母子平安。“好，其实女孩子就是好。”

赵胜天心想我又没说不好。李家妈妈问李小兰有吃的没有！赵胜天学会一点做人手段了。他说：“有，我妈送来了鸡汤。”李家妈妈满意了。她说生了男孩子倒无所谓，生了女孩子她就要看看赵家的态度，现在什么时代了，还轻视妇女？

一般婴儿室是不让家长进去的。赵胜天不在乎这个。在他这辈年龄人眼中，没有禁区没有关卡门卫，只要他想去就不择手段。赵胜天买了一包高级糖果，到婴儿室门口转了两转就打通了关节。

婴儿室有六十多个婴儿，全包在一色的襁褓里，护士调皮地同赵胜天开心。

“不许翻牌子看，找你认为最漂亮的毛毛。”

赵胜天只走了几步，便停在一个小床边。这个婴儿头发最浓黑，皮肤最粉白，双眼皮的痕迹是这么清晰，小红嘴唇是这么饱满。更重要的是赵胜天对这张精致的小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她。”他肯定地说。

他和他刚出世的女儿面对面了。他的女儿八斤重，五十厘米长，一点儿胎脂都没有，真正的美玉一般毫无纤瑕。他竟然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啊！

他试探着用手指轻轻挨了挨婴儿的脸颊，婴儿立刻有所反应，她那薄如蝉翼的眼皮动了起来。

“她笑啦！”他小声说。

一旁的护士提醒他：“她还不会笑，她才出世三小时。”

赵胜天俯下身亲了亲女儿，挨上女儿那细嫩温热的皮肤，从来不流泪的大小伙子眼睛潮了。因为有护士在场，赵胜天竭力把泪水眨了回去。我是爸爸了！这个水灵灵的漂亮的小东西就是我女儿。我已经亲过她了。一切都是实实在在摸得着的。李小兰怀孕十月，不管他们为胎儿做什么，也不管《孕期指南》白纸黑字证据凿凿，赵胜天始终都有滑稽之感。他的种种表现，与其说是父爱倒不如说是人道主义。他是从道义上支持李小兰。这下不啦，他亲眼看见女儿了。他想紧紧抱住她紧紧地亲，他想牵着她的小手带她上公园，想教她游泳骑自行车，想她一泡热尿湿透他的裤子，想听她咯靠靠地笑，叫“爸爸爸爸”，我的小宝贝。

赵胜天恋恋不舍地被护士推出婴儿室，他回头和女儿再见：再见，我的小宝贝，三天之后我们一块儿回家一块儿生活再也不分离，你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宝贝！

赵胜天和李小兰仿佛一番劫难又重逢，夫妻间的情义厚重了好几分。赵胜天喂李小兰吃东西，李小兰贴着赵胜天的耳朵说话。当着病房所有人毫不掩饰地手握着手互相凝视。

“小李，你真了不起！这么小的个子，生了八斤重的毛毛，还那么漂亮！”

“我想我有点说话不算话，没给你生儿子。”

“我要儿子干吗？我就要她。”

“你一点儿都不重男轻女，我真高兴。”

“可惜只能生一个。”

“生一个我都够受的了。”

“我真想身后跟一串漂亮孩子。”

“那你自己生吧。”

小两口笑眯眯呢声细语。但这种气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分歧争吵就此绝迹。事实上不一会儿冲突就发生了。

“小赵，女儿叫朝阳吧？”

李小兰叙述了叫朝阳的意义，赵胜天听完不为所动。

“可我觉得不如叫贝贝。她真是一个小宝贝啊！”

“满街都是贝贝，多没意思。”

“也有许多人叫朝阳。我技校同学就有个王朝阳。而且赵朝阳叫起来拗口。”

“拗口才印象深，叫李朝阳也可以。”

“不。她姓赵。你就不觉得她是个真正的小宝贝吗？”

“是小宝贝也用不着叫贝贝呀。”

“你真烦人！”

李小兰扭过头来不肯喝鸡汤，赵胜天也不睬她，病友中有人劝了，说男同志大度一些嘛。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叫什么不都是个人。月子里生不得气，当心不出奶水。不出奶水把赵胜天吓住了。不出奶水他女儿吃什么？

“好吧。叫赵朝阳。”

第二天早晨李小兰告诉查房医生说她的乳房胀痛。

医生说：“奶来了。挤吧。你爱人劲大，让他挤。”

大庭广众之下，赵胜天缩手缩脚不太好意思。

“挤呀。”李小兰说。她大大方方。她已是过来之人了。赵胜天弄了半天挤不出奶，李小兰帮忙也不行，他们没想到人生还有这么多新课题。

医生过来大咧咧敞开李小兰的胸脯，两手捧住她的乳房，轻轻揉热然后猛地一挤，李小兰疼得大抽一口冷气，奶汁喷射出来了！来不及躲闪的赵胜天被喷了一脸的奶。病友中又有人指点了：快吃奶，快吮。替小孩吮空它。奶是越吃越有。不吃空，积在里面就得乳腺炎啦。

李小兰说：“来吧。”

赵胜天再厚的脸皮也顶不住害臊。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当众伏在李小兰怀里吃奶。算什么呀！李小兰怎么来的这种大无畏风度？后来李小兰回答了一句话，是她的人生经验之谈。

“连孩子都生了，一个女人还怕什么！”

赵胜天在医院照料了妻子三天，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浅薄。他不懂的事太多了。人间的奇迹太多了。他出世才一天的女儿居然含住奶头就会吃；婴儿一到怀里，李小兰的乳房就自动喷射出奶水——他一直以为奶水是流出来的，没想到是喷。难怪西方油画中圣母的乳房里放射出星星，画家说这是银河的起源。他和哥们看画展时还大笑，说狗日的画家真会夸张。年轻人真不能穷狂啊！

女儿，爸爸准备和你一块儿开始学习生活。

十

按武汉市的风俗，媳妇应该在婆家坐月子。出院那天，赵胜珠来了。说妈妈腰疼发了，家里又正请了木匠打家具。是不是先把母女接回厂宿舍再说。李小兰冷若冰霜，根本不拿正眼看赵胜珠。赵胜珠倒也识趣，话题转到婴儿身上，夸奖了几句就走了。

赵胜天踩一辆三轮车把妻子女儿接回了他们的小家。

自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赵胜天就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了。过去他一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脱鞋就用脚一蹬一甩。现在他必须照顾两个人并且两人都需要特殊的照顾。

赵胜天换了干净床单被子，让妻子先躺下。又在妻子身边铺套小小铺盖，让女儿躺下。

所有物品赵胜天都记不出所在方位。只好李小兰动口他动手。

“大抽屉第二个拿一张棉尿布。”

赵胜天拿棉尿布。

“床头柜小抽屉第一个拿小枕头。”

赵胜天拿小枕头。

正忙着，他们听见襁褓里扑哧一声，婴儿大便秘了。



从中抽屉第一格取出一摞单尿布，找出婴儿专用的小毛巾，解开襁褓给婴儿换换，不行，糊得太脏，得洗屁股，女孩容易感染。但是水瓶里没热水。放下一切去烧热水，这边婴儿“呱啊呱啊”哭了，肚皮露出来了，快过来盖好，可别凉了。赵胜天团团乱转。李小兰想帮帮他。李小兰一下床就捂住额头拉住床架，她失重了。突然去掉了几十斤重量，她飘飘地头晕目眩走不稳路，下面的血也呼咯一下涌出来，睡裤上开了一朵灿烂的大血花。你快躺下！我来；赵胜天叫道。原来人就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啊！

赵胜天笨手笨脚给女儿洗了屁股，换了干净尿布，包进了襁褓里。他捧着八斤重的小肉团提心吊胆生怕碰坏了弄疼了，生怕她滑落到地上。他紧张得出一身大汗，结果襁褓不到一分钟就松散了。

“你得学会打包。”李小兰说，“我也学。”

他们要学的东西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

母女俩换下了一大堆脏衣物。有脏了的床单被套衣裤，有尿布尿布、有棉尿布，有染了血的内裤，赵胜天得学着将它们分门别类，用不同的方法洗。比如尿布要用刷子，洗了第一遍之后要用开水烫烫，而血迹要用凉水浸泡十分钟左右再用手搓，他潜心洗衣服把吃饭忘记了，产妇可是饿不得，李小兰一天吃五餐，以汤水为主。赵胜天除了得学杀鸡剖鱼和烹调它们之外，时间安排也是个大学问呢。

关于坐月子的说法，《妇女保健手册》一书与民间大相径庭。

书上说因分娩过程中的消耗，机体抵抗力降低，又有喂养新生儿的任务，因此妇女产褥期适当的护理与休息极为重要。

民间众说纷坛，总而言之说坐月子坐月子就是要在床上睡三十天到四十五天。三十天为小月子，四十五天为大月子。产妇从怀孕到生产全身筋骨都松懈了，元气大伤；若不养好，落下月子病，那什么药也治不了，女人这辈子就算病癆鬼了。

赵胜天李小兰分析认为前者太抽象，后者又太危言耸听。中和一下不会有错。那么这个月李小兰的主要任务是哺乳婴儿和休养生息，赵胜天则是操持全面家务。爸爸可真是不那么好当。

当了爸爸，照料小的一代人，他责无旁贷。但老的一辈人也冲他来了。他是当家人。再忙也得接待来宾。

李小兰的父母看外孙来了。送来了两只活鸡，十斤排骨，一大包婴儿用品。赵胜天真心实意地感谢岳父岳母但希望他们少坐一会儿，许多事情等着他做呢。

岳父岳母反复观察熟睡的外孙女。

“嗯，长得不错。”

岳母说：“小赵哇，你爸爸说你们把孩子养得很好。”

赵胜天倒了两杯茶送到岳父岳母手中。应道：“是啊不错。”

“兰兰，你一天吃几餐？”

“都吃些什么？”

“哎呀管得宽，你们又不愿意照料我，问什么。”

岳父说：“小赵，你看兰兰怎么能这样和她妈说话。”

李小兰说了声：“我就这样，你们和小赵说吧。”她转过身睡觉去了。

岳母就让赵胜天说怎么安排李小兰的五餐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岳父谈了迫在眉睫的几个问题：一个没有经验的男人怎么可能照料月子？过几天赵胜天上班了妻子女儿怎么办？兰兰产假满了朝阳谁管？

的确是问题，赵胜天摊开两手苦笑一声：的确。

岳母义正辞严：“你应该和你们家商量一下。你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有时间也有责任，你们家不是很懂武汉市的规矩的吗？”

我也许应该拿绳子去把母亲绑来。赵胜天说：“你们放心，我当然要去商量。”他的女儿已经第三次换尿布了，炉子上的汤也熬烂了。眼见太阳偏西，尿布不及时晾出去明天用什么？

岳父岳母还怕赵胜天责任心不强，压力不大。临走再三说我们把女儿外孙女交给你了！

有什么差错我们可不依！

赵胜天愁眉苦脸，可礼貌又不得忽视。“谢谢！”他说，“谢谢你们的信任。”

赵胜天的父母也来看望孙女了。

李小兰闻声一个大翻身，又把背后的一切难题留给了赵胜天。

“劳驾你们，你们请回。”赵胜天对他父母说。

“小杂种儿子，谁来看你不成？”老太婆推开儿子。

两老抱起孙女，啧啧连声、惊惊咋咋演出一出喜剧。

“啧啧，老头子，你看我这孙女像七仙姑不？”

“神了！活是神仙下凡了。”

“得了这样的女儿那还有什么话说，做老子的累死也心甘。”

“我么小子这狗杂种硬是有福气。好汉汉！胜天，还不给老子倒杯茶来。”

赵胜天给父亲倒了一杯茶，说：“喝了走路吧，我要干活。”

老太婆说：“个犟死一条牛的小杂种。还怄气哩。”

老太婆拿出三百块钱塞进婴儿的襁褓，打个哈哈，说：“我有病照顾不了我的孙女儿，望你们体恤父母，这就算月子里买了补品给母女俩补身子了。”

李小兰倏地翻身下床，掏出襁褓里的钱甩到婆婆怀里。

“别弄脏了我女儿，我们不需要钱。”冷着脸子说罢又回到床上，一个背脊对人。

两个老人尴尬了一刻。赵胜天一手拉一个将他们送走了。

老太婆边走边嘀咕：“我作了什么孽？娶这样不懂事的媳妇？”

老头子说：“胜天你要还是我的儿子，就得管教管教你婆娘。我的儿子你从前是多神气的小伙子，哪次打架服过输？”

赵胜天给他父母双手作揖：“你们就别给我添麻烦了好不汉？劳驾！”

李小兰所在单位派代表看望来了。

赵胜天厂里工会也派人看望来了。

亲朋好友也都贺喜来了。

李小兰总是坐在床上，朝阳总是在她的襁褓里，她们俩想说话的就说两句，想哭随时可以哭，没有人会怪罪她们。但赵胜天就不得不停地让坐，倒水，洗杯子，泡茶，再倒水，拿糖果请客人吃，客人走了打扫卫生。嘿，做了爸爸。

十一

朝阳晚上老是哭啊哭。赵胜天李小兰轮流起来抱着哄她。耸啊摇啊不停地走动啊哼催眠曲啊，都不行，朝阳哭得面皮嘴唇都发紫了，一哭就吐掉满肚子的奶，直至吐出黄水。女儿哭，妈妈也跟着哭，李小兰一宵宵彻夜不眠，怀抱婴儿，贴着小脑袋，泪水一串串直滚。

赵胜天急得没办法，依邻居老太太的建议，外出张贴了一百份“天皇皇”。老太太说朝阳是吵百日的孩子，这种孩子要哭到一百天才不哭。只有贴“天皇皇”才有点效果。他们几曾相信过封建迷信老太太来着？没治了。宁可信其有吧。

厂宿舍，食堂门口及马路边的电线杆子上，到处都是赵胜天红纸黑字蹩脚的手笔：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他还具有当代歌星的风度，在末后加了两个字：谢谢！

朝阳还是哭。

最后痛下决心：去医院！

没满月的母亲头上戴了帽子裹了围巾抱着没满月的婴儿上医院了。赵胜天要李小兰别出门吹了秋天的风，她不干，说既然她可怜的孩子没满月就出了门，她又怕

什么。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婴儿缺钙。

医院给了钙粉，注射了一支维生素D3。

平日里只看到阳光明媚，满街都是快乐的孩子。谁知道孩子原来是这么不好养！

朝阳出生第四天就发现患了鹅口疮，七天打开肚脐一看：感染化脓了，十五天时沤烂了屁股，二十天时出现满脸小红点，诊断是婴儿湿疹。《育儿大全》上所写的第一个月新生儿容易得的疾病，朝阳全得了。赵胜天一次次跑到厂医务室请医生来给女儿看病。赔尽了笑脸说尽了好话。医生都为赵胜天的精神所感动了。说那个吊儿郎当的赵胜天一点都不吊了。

你没法吊哇，你吊人家不买你的帐。你在人群中，你不可能万事不求人。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不管你是谁，无情的辩证法迟早要你认识它。

赵胜天李小兰想生孩子就生吗？不！

你们承认自己的孩子社会就承认吗？不！

还有一整套程序要进行，否则，你的孩子就是一个“黑人”。

在李小兰怀孕后，单位女工委员就告诉她得申请生育指标。李小兰被早孕折磨得心烦意乱，萎靡不振，哪顾得上写什么申请，女工委员就给赵胜天打电话，说你爱人好不懂道理，我们单位没权生孩子，不申请指标就得打胎。

赵胜天说别提打胎吧，我来申请。

赵胜天写了申请交给单位，拿着单位介绍信到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办研究后给了他一张油印的纸片，上面印着准许一个生育名额云云，盖了办事处鲜红的大章。赵胜天这才认识街道办是一级政府机构，操有人的生死离别大权。过去他竟以为它不过是一群婆婆妈妈混在一块管闲事呢。

有了名额就去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会收去名额，发一份三联卡。卡片粉底烫金字，写着：祝您全家幸福母婴康健。还有一个大喜字。编号：004578。

凭卡片指引再去妇幼保健所，交五块钱，发一个小红本，名叫武汉市孕产妇围产期保健手册，封面用黑字提醒领册人，妥为保管，不得遗失，每次就诊，必带此册。工作人员还口头交代赵胜天：生孩子也一定带上，产后42天访视就凭这本，申报户口也要这本本。

赵胜天李小兰就把这小本本放在粮油票证一块，以便每月都看到它。孩子没出世，赵胜天已经在武汉市跑了几圈了。

现在该跑女儿出世后的一系列证明，为她争取各种合法权益。

赵胜天给女儿去上户口，头一天的办事员看保健手册卡片等等，她说：“我讨厌这一大堆东西，我只要出生证。”第二天赵胜天带了出生证可办事员换了一个人。他的观点不同。

“出生证人人都有，我要检查由政府机构发放的生育卡片。”

李小兰说赵胜天傻，“把所有的证件全带上。”

第三次赵胜天拎了个手包，装上了所有证件，就在办事员动手填户口时，停笔问了问：“你办了独生子女证吗？”

“没有。”

“那去办了再来。”

赵胜天火了。他发脾气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谁也没告诉我要办什么独生子女证？去哪儿办？我只知道我女儿是居民了，她应该上户口！应该上！”

办事员“嗤”地冷笑了一下，拉过一份武汉晚报看起来。赵胜天想动手。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办事员拉住了赵胜天，劝道：“我们也是照章办事啊。年轻人你可别鲁莽，这里是派出所！”

赵胜天只好忍气吞声。去办独生子女证。去办统筹医疗证。回头再办户口，持户口去粮店办粮油关系。

有一天转悠了半天才找到办统筹医疗证的地方，中午机关休息，下午二点上班。赵胜天就逛商店等待。后来一坐上顾客休息的长椅他就睡着了。等到有人拍醒他，他问：“两点到了吗？”

人家说：“九点了。我们要关门了。”那人还挺幽默，说：“吵了你的好觉，真对不起。”

赵胜天睡了一大觉，精神格外清爽，心情也随之好转。不能睡了就走哇。他就和那人聊了两句。

“谢谢。借光了。你知道我这个月最欠什么吗？”

“钱罗。”

“不是。钱是月月都欠。这个月最欠瞌睡。你有兴趣猜猜原因吗？”

“老婆生了孩子？”

“你太神了，伙计！”

“我老婆刚满月。”

他们哈哈大笑了一通。愉快地挥手再见。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应该有信心有勇气。

在为女儿办妥一切证件之后赵胜天实在走不动了。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走了将近两万多公里。好家伙，我的小朝阳，为了你合法出生，为了你每个月得到一斤食油、九斤粮食、一公斤猪肉，爸爸绕地球走了半圈！

第一个月是多么艰苦卓绝的一个月。母亲虚弱不堪，婴儿娇小又陌生。赵胜天差点给压垮。过早的起床操持家务，李小兰真落下了病，全身骨头酸痛。后来又没有了奶水。小两口断不了争争吵吵。但他们仍然能感到一种幸福。这幸福凌驾于一切困苦之上。那就是朝阳的惊人进步。朝阳十天就盯着彩色摇铃看。十五天就笑了。十六天开始嗯嗯啊啊发声。十八天伸出小手抓妈妈衣服。二十天就开始有眼泪。二十五天想挺直头颈。二十六天十分清楚地叫了“姆妈”。二十八天洗澡不怕水，动手动脚好像在游泳。

朝阳在向父母靠拢，向世界挺进。体重已有十一斤，小东西多有意思。你付出了之后便得到了，值！

## 十二

夫妻好像天生就配好了一样。一个能干，一个就不那么能干。一个喜欢主内，一个就喜欢主外。赵胜天李小兰初婚时节还看不出苗头，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原来善于满天飞，到处叽叽喳喳的李小兰不飞不叽喳了，一心在家看孩子。一切外交事务落在了赵胜天身上。据说这样搭配的夫妻离婚率最低。

他们决定请个保姆。这当然是赵胜天的事了。

现在中国的保姆市场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广阔市场——赵胜天曾记得在某杂志上看到过这个标题，可惜与正文失之交臂。因为他以为那不是他的生活范畴。谁知时间过去不久，他就涉足这个市场了。

赵胜天去了一个居委会的保姆介绍站。交了一块五毛钱介绍费之后介绍站要求他首先介绍自己的情况。赵胜天就说了。老婆生孩子快满月，他和老婆都是双职工——他没介绍完就被工作人员截走了话题。工作人员是个头发花白一口缺牙的老太婆，怀里抱着一个半岁小儿。

“你们都是双职工，幼儿园又三岁才让进。”

“是这样。”

“你们双方的老人都没了？”

“不。健在。”

“在世上不带孙娃？”

“他们身体不好。”

“哦！我就身体好？”

赵胜天被愤怒的质问噎住了。

“人家的儿女都知道孝顺父母，我怎么就养了个畜生？”

赵胜天应付地笑了笑。说：“我想请一个干净卫生、五官端正，说普通话的保姆，不论年龄。”

“不帶孙娃又怎么办？老命哪有小命重要？”

“是啊。”

居委会主任进来一看情形就拍了老太婆一巴掌。“又把人家罗噍昏了。死婆子，老不改正自己的缺点。”

不一会儿，赵胜天见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姑娘苗苗条条，五官端正还化了淡妆。她朝赵胜天点头微笑，有着城市女孩子的礼貌。

“请问每月工资多少？”

开口就是钱，赵胜天对她印象马上变坏了。

“我家的情况摆在这儿，你说工资多少。”

“我说嘛——孩子太小不好带，独生子女责任又重。但你们年轻夫妻恐怕一月也拿不了多少钱，这样吧，五十块算了。”

拜拜。赵胜天站起身就走。五十块加上吃穿用就等于赵胜天失业。

“别着急嘛。四十五块？”

“你当我是个体户？我是工人。”

“好吧。咱们都是年轻人；等于是帮你一个忙。四十。”

那就等于李小兰失业。这个三口之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任何人失业。

赵胜天有一帮狐朋狗友，他向他们发出紧急呼救，很快就来了消息。赵胜天赶到汉口一个朋友家去看据说很不错的一个姑娘。

这次更有意思。姑娘看不中赵胜天。没有单独的保姆房间，没有星期天而且洗衣机不能使用，这样的家庭她根本不予考虑。她说我们安徽来的保姆个个都是好样的，活干得你无可挑剔，因此对东家条件也就要求严格一些。朋友们说姑娘你就帮帮忙，他们厂不久就要分房子了。姑娘说那好，分了房子我再来。可怜可怜他嘛。那谁可怜我？

“算毯！”赵胜天说。

先后见了七个姑娘，年龄在十六至二十岁，籍贯五湖四海，一个都没达成协议。

有的赵胜天看不上，出于礼貌，他至少还和她搭汕几句。可她们一点不给赵胜天面子。

有个姑娘听完赵胜天的介绍，傲慢地扔下一句：“我想是介绍人误会了，我决不帶小孩。”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赵胜天几天奔波，一事无成，最后一次他回家时，李小兰正在走廊做饭。

“请到了吗？”

“请他妈个屁！”赵胜天夺过李小兰的锅铲碗匙往楼下扔。

“赵胜天你疯了！干什么你！”

赵胜天还不解恨，又跺脚又吐唾沫。

“个婊子养的！保姆有什么了不得的，只知道钱乔乔，臭！”

“算了小赵，别把朝阳吓着了。”

吃午饭时，四嫂来了。劝了小两口一会儿。说：“你们交个底子给我，兴许我能替你们想想办法。请个人准备付人家多少钱一月？这钱是家里帮你们付还是你们自己付？朝阳吃奶粉开销更大了，一个人的工资养她还不够，你们怎么个划算？”

“四嫂，家里不会出保姆钱的，除非生的是儿子。这你心里清楚。可我们有自己的主意，你听我细说。”李小兰怀抱朝阳，轻乔前合后仰，轻乔算起那一大篇细细碎碎的家庭帐，顽皮小姑娘的影子一点没有。生了个孩子，她脱胎换骨了。

“保姆工资准备给二十五块至三十块。每月按时开薪决不拖欠。朝阳的营养是一点儿也不能少的，大人的伙食也要开得每天有荤，靠我们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用，我们就卖了一些东西，席梦思、风铃、豪华落地灯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装饰品，四嫂您别到外边说也别笑话我们，再不够用还有我的一些首饰。事到如今人也想通了，没钱就别装阔气，花里胡哨干啥？”

李小兰声色不动，抽出二千元的存折给四嫂看。

四嫂叹了几叹，眼睛也红红的，说：“你们对得起朝阳，是做父母的样子了！”

不久，四嫂带来一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是她娘家的远房亲戚，算来算去可称做表妹。

名字叫小菊。

小菊进房就被朝阳吸引住了。

“好有趣的胖妮儿，发面馍似的，真馋人！”

赵胜天李小兰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目光。终于找到开口就谈孩子的保姆了。

小菊抱住朝阳，一手搂屁股，一手扶腰，稳笃笃的。四嫂说她从小带孩子，大哥的二哥的堂哥的，不下五个，个个都没有过闪失。

小菊说：“是的，俺就喜欢小孩子，不喜欢地里活。”

四嫂问怎么样？



赵胜天说行！

四嫂又说小菊往后回家就远了，汽车火车地转，二三天才到家。

李小兰忽地悟了，拿八十块钱塞进四嫂口袋。四嫂说你这是干什么？一家人嘛。

“亲兄弟明算帐，怎么能让四嫂掏钱呢。这一趟路费吃喝不便宜啊。”

“现在什么都贵。”四嫂双手一拍，“好，终于给你们办成一件事了。”

小菊不认识煤气炉，不会烧蜂窝煤，没见过电饭堡（认为用拖把擦地和用扫帚扫地没有什么区别。奶煮普了不知怎么办，奶瓶温度把握不准。没有几个小时喂一次奶的时间概念——她不认识石英钟上的罗马字母。

赵胜天给小菊架起了行军床，自制了一扇折叠屏风，这两样东西都是晚上展开白天收起来。李小兰领小菊去洗了个头和澡，替她买了洗头膏、香肥皂、毛巾牙刷牙膏、水杯、一双拖鞋一条内短裤，另外送了一套半新的外衣。这一下又花去一笔钱。好在李小兰有思想准备，凡请过保姆的家庭都知道保姆来你家绝对是两手空空，一身清风。

不到一个月，两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大家都间重新适应新环境。

### 十三

朝阳满月了。满月是件喜事。武汉市兴做满月。做满月就是摆酒治席请亲朋好友吃一顿。赵胜天李小兰没做满月，只是一家三口去公园玩了半天，给朝阳照了一卷彩照。

后来双方家长又是都有意见，说没把爷爷奶奶辈当人。小两口只当没听见，完全不理那一茬。他们学会我行我素过日子了。

果然满月一过孩子就不一样。

小菊摇着摇铃，朝阳嘿嘿笑，赵胜天看着手表。

“最新记录，朝阳笑了两分钟。”

李小兰说：“明天就三分钟啦。”

朝阳的哭声也变得响亮凶狠起来，两只小脚几下就蹬掉了被子。强烈的好奇心已初露端倪：有人送来一只“米老鼠”，她就瞪着它的大黑鼻子，啊啊地叫唤。赵胜天下班回家进门叫“朝阳”，她立刻就朝赵胜天转过头笑。李小兰说爸爸要上班了，她就望一下赵胜天，望一下房门，好像非常想说什么。

女儿开始和父母沟通了。父母不再单纯地陷在尿布尿布堆中，女儿激起了他们许多的遐想或者说是理想。

赵胜天最想的是赚钱。他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再得过且过不行了。他不能让女儿受穷受苦。别人的孩子有什么他的孩子也得有。

赵胜天考虑了许多方案：留职停薪干个体户。干什么呢？开餐馆，不行。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吃喝，这一行萧条多了。开发廊，他本人没一点技术，压不住伙计。修自行车，他不会。服装裁剪，他不会。裱画，他不会。况且做生意都得要门面，要本钱，要有点经营经验，他不是单身汉了，已经经不起失败。再动念头闯沿海吧？但机会可遇不可求，盲目闯去是捡不到黄金的。赵胜天赵胜天，你二十六年多都干什么去了？什么都不会，没有学问没有一技之长，你真是个混蛋马大哈！

狂热地迷了那么久的生财之道，一说给李小兰听就被李小兰一盆冷水泼醒了。

“全是放屁。”李小兰说，“你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做生意，奸商奸商无奸不商，你没那心眼儿。”

赵胜天是在领工资，从工资表上看见查工程师的工资金额时开窍的。查工的基本工资是一百八十元。据说还经常给外单位搞些设计和项目。从他夫人和女儿的穿着、风度来看，他家是比较富裕的。这才是一条规规矩矩的路。一条受人尊重的路。像他大哥赵胜才，人们怕他但不尊重他。从来没人真正尊重生意人。

赵胜天决定报考成人大学，读书去！读个尖端专业，三年毕业他正好三十岁。三十而立，不晚。三岁的朝阳刚刚懂事，她在幼儿园会说我爸爸是工程师，谁也不会小看她了。他的工资会按工程师的档次往上升而不是一级工一级工地爬了。他的脑瓜挺灵，他相信自己会有所作为。

星期六，哥儿们从汉口打电话来约他星期天玩一玩，安排的节目是白天摸麻将，晚上跳场舞，中午吃“老会宾”，巧乔请客。巧乔参加全国通俗歌曲大奖赛获奖了。

“我不玩。我没功夫。代我祝贺巧乔。”

“大家都为你着想，你苦了这么久，嫂子未免管得太厉害了。”

“不关小李的事，是我自己决定的。”

“你疏远我们啦。”

赵胜天犹豫了一下，说：“不，哪儿的话。”

说疏远不准确，说离开更恰当。再见了你们这一群哥儿们。穿时髦服装，留时髦发型、出入舞厅茶座，高谈阔论，热情如火，义气二字重如山的哥儿们，咱们友谊永存，但必须再见。赵胜天拿着电话筒看了好久舍不得放下，他们再不会来电话了。

星期天赵胜天去逛了书店。

就在赵胜天满怀豪情壮志逛书店时，家里出事了。

李小兰分明是看了朝阳一眼下楼去的。朝阳好好的躺在床上，小菊在给她换尿布。仅仅是晾了一床被单回来，朝阳就是满脸鲜血的可怕模样了。小菊骇得在朝阳脸上乱擦一气，越发涂得触目惊心。

“朝阳！我的朝阳！”李小兰失声痛哭，两手乱抖，不知如何摆弄床上的女儿。

“小菊，你怎么她了？”

“我没有。”

“快说实话小菊！”

李小兰揪住小菊使劲摇耸，小菊哇地哭了。

“我没有，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呢？我的天！”

李小兰抓过自己的镀金小手表，半跪在小菊面前。

“求求你小菊，说实话，我不怪你。这是三百多块钱的小表，说了我送给你！”

“我不要。我没有。”

赵胜天进房时，房里大小三个女人都在嚎哭，李小兰看见他便扑过来连捶带打。

“我的孩子，你把我的——你死到哪里去了！”

乍一见朝阳，赵胜天的双膝直往下软。到底是男人，他没有倒下去。

“快！上医院！”

他抱起女儿就跑。李小兰也醒了，抓了尿布毛毯跟着跑。

血好像是从鼻子嘴巴里面流出来的，原因不得而知。赵胜天跑啊跑啊，心里催促自己：快！再快点！女儿呵，你可别有个三长两短啊！你可别出什么事哪！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得这么好，我不能没有你哪！不能腾腾腾腾！

李小兰披头散发呜呜地哭，小菊也追上来，煞白着脸，一个劲说：“我没有，没有。”

大马路上的行人被惊呆了，汽车为他们纷纷紧急刹车。警察默许他们在马路中央不顾红灯绿灯地往前跑。

一辆摩托飞来，嗤地刹在赵胜天身边。

“快上！”摩托车手说。

人行道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到了医院又是一番紧张。一个小时后，朝阳吊上了液体，慢慢睡着了。赵胜天李小兰左右守护着女儿。

“你逛到哪儿玩去了，今天要是朝阳有个好歹，我这辈子就不会饶你。”

“我没有去玩。”

赵胜天注视着药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

“喂，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没有。我在想那个摩托车手，他带着头盔，我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真遗憾啊！”

李小兰忽然觉得丈夫变了。完全不是那个在新婚时刻打架的人。

“是啊，真遗憾。”她说。当然不是遗憾赵胜天的变化。

十四

医生尽量通俗地告诉这对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年轻夫妇：婴儿的血是鼻腔粘膜小血管破裂流出来的，婴儿没什么大病。原因是今冬气候太枯燥，而婴儿又是吃的火气大的奶粉，再加上你们给婴儿的纯阳之体包裹得太厚了。

治疗没有什么特效药。金银花露两瓶。孩子需要的是接近母乳的奶粉、新鲜果汁、菜汁、蜂蜜和适当的衣服。

市面上什么牌号的奶粉接近母乳？

医生说推荐一种：英国雀巢公司的NANI婴儿奶粉，汉语叫做能恩婴儿奶粉。我孙子吃它，效果挺好。

英国？夫妻俩说谢谢您啦。

赵胜天李小兰在武昌最大的中南商业大楼食品柜找到了“能恩”听装450克。装潢十分美观。说明书上写着：能恩（NAN1）婴儿奶粉，提供婴儿最佳发育所需的各种维他命及矿物质，其品质由雀巢公司保证，全球母亲均熟悉及一致信赖。

作为全球母亲之一的李小兰不熟悉“能恩”但她信赖。

“小赵，我们买吧。”

“二十六块八毛一听，一听只有九两。根据这上边的喂哺表，朝阳大概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一星期二十六块八，加果汁蜂蜜什么的，是不是大贵了点儿？”

“是啊，奶粉总归是奶粉，又不是金子。洋鬼子就会骗我们的钱。”

“嗯，我们用不着上当。”

朝阳吃的是武汉市民们信赖的本市“扬子江”牌全脂奶粉。因为吃了鼻子出血改喂婴儿奶粉。婴儿奶粉不干净，每次煮奶都浮起许多细渣，又改喂黑龙江优质奶粉。可是朝阳拒绝吃黑龙江。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李小兰尝了两口，原来橡胶味很浓，于是再改用沙市出的奶粉。朝阳倒是一口气吃了一百二十毫升，但第二天

就没有大便。用了开塞露，肛门还是裂了。一连三天肛门都裂，李小兰说：

“小赵，咱们还是试试‘能恩’吧？”

“试试。”

赵胜天去买了一听。淡蓝色的听子，一看就令人赏心悦目。

朝阳可不懂钱的问题，她偏偏爱喝“能恩”，喝了一切正常。赵胜天李小兰也尝到了“能恩”的甜头，半夜起床的时间大大缩短。80℃的开水一冲即好，摇一摇完全溶化，孩子喝完奶大人接着睡觉梦还可以续上。小菊对“能恩”也赞不绝口。她不必为煮谱奶担心，不必害怕点煤气炉。简便卫生安全，一旦谁挨上谁也离不开。不尽人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一听“能恩”只够朝阳吃三天，而不是赵胜天估计的一个星期。

他们下决心使用“能恩”奶粉。

售货员一听顾客开口就要十听“能恩”，神态立刻变谦恭了。他殷勤地向他们介绍：“吃这种高级奶粉一般配高级果珍。”他拿出一瓶美国进口的而不是中美合资的果珍，放在十听“能恩”，奶粉一块，就像宝马配金鞍。

“这儿有商标，您瞧。美国宇航局特别选定——”

赵胜天说：“太空时代的饮料，划时代的享受。”

“对极了！买了吗？先生。”

柜台边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人们都看“先生”。

赵胜天首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被人尊为先生，李小兰很为之骄傲。她说：“买了。”

又加了二十七块五毛。一共三百零五块五。朝阳一个月的主要开销。

李小兰的父母不同意女儿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崇洋迷外，也没有必要这么奢华，爱慕虚荣是年轻人最坏的品质，结婚时他们就看出了这一点，只不过照顾新婚情绪没指出罢了。有了孩子还这个样就不行。

李小兰说多谢父母大人指教。结婚时不说过期作废。现在和过去不同，不一回事了。

“兰兰！”做母亲的厉声说，“都做妈的人了，还嬉皮涎脸，我们说的是正经话。”

“天！我不是正经话吗？你没看见自从生了朝阳我就没买过衣服，没上过美容厅？可我有权买奶粉给我女儿吃，我爱她，剜我的肉她吃也不与你们相干！”

赵胜天连忙出来打圆场。向岳父岳母展开现身说法。他出生在饥荒年，父亲挺有志气给他取名叫人定胜天。他胜了天吗？没有。缺钙使他成了鸡胸罗圈腿，三岁才蹒跚学步。学习成绩不好，因为营养不良使他上课老犯困，瞧瞧小朝阳，吃了一个月“能恩，不缺钙不缺锌，三个多月就可以稳稳坐住，还会故意仰倒逗大人笑，

智力发育多好！

小菊就让朝阳表演坐在床上然后仰倒然后瞅着大人们咯靠靠直笑。

一对老人承认朝阳养得很不错。但还是坚持认为：吃进口奶粉不是中国人孩子的发展方向。不过后来赵胜天送他们下楼时，他们硬给了赵胜天一百五十块钱。只嘱咐赵胜天不要告诉李小兰，别的什么没说。因为他们觉得赵胜天比李小兰懂事了。

赵家也因“能恩”和果珍轰动了，很少光临的大嫂二嫂结伴而来，借看朝阳为名参观洋奶粉。

老太婆在牌桌上向她的牌友们大发感慨。

“往日我也养娃，没花一分钱，光凭我这两只奶袋，六个娃长得人高马大。如今怪事多，不喝人奶喝牛奶，还喝洋牛奶，真是钱发烧了！不能娶时髦风流的媳妇哇，花花点子多，败家精，我那么杂种儿子算是卖罗。”

赵胜天李小兰的同事也多有议论，当作一桩新闻到处讲。还有人对他们钱的来路提出了质疑。

“太多人注意我们了。小赵，你怕不怕？”

“你怕吗？”

“不怕。”

“就是，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是女儿喝了点‘能恩’。”

“社会可真复杂。”

“领教了吧？”

朝阳喝什么奶粉好，他们就给她买，决不选择奶粉的国籍，决不在乎人们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赵胜天李小兰完全一致。

是的，他们从小喝稀饭米汤也长大成人了。他们的父母只要儿女长大成人就行了，就尽到责任了。赵胜天李小兰可不只是要女儿存活下来。他们要女儿有第一流的体质，第一流的智商，以便将来在那激烈竞争的时代里成为强者。到朝阳这一代人，中华民族不能再缺钙缺铁缺什么微量元素啦，要身强力壮地去创造去发明，富强我们的祖国，富强我们的民族，富强我们的小家庭。多少年多少代，穷得太久，该过过好日子了！

十五

“同志，请拿盘磁带。”

李小兰听见自己的声音相当悦耳。

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穿戴整齐逛大商场，真有重见天日之感。身边没有丈夫，没

有孩子，没有保姆原来是如此轻松自由。商场到处都是大镜子，李小兰从中看见自己又娇小苗条了。

她真高兴。她一高兴就想买点东西。朝阳开始注意上音乐了。前天听收音机朝阳随着音乐慢慢扭动，好像那是《天鹅湖》吧？

李小兰敲敲柜台：“同志，买盘磁带。”

“乱敲什么？买谁的说呀。”

“买冼星海的《天鹅湖》？”

“噢，我的妈！”女售货员把眉毛挑得老高，“《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的，冼星海是《黄河》，你从哪家扯到了哪家？”

磁带柜里外全是时髦少男少女，他们毫无顾忌地哄笑起来。李小兰简直无地自容。

她根本没注意自己的什么。她是随口说的。都是现在风气该死，喜欢说谁的歌，谁谁的歌。要是过去，李小兰准不服输，抢白人家是她的拿手好戏。她会说：“是的我狗屁不懂，我又不是他妈音乐学院毕业的，当心笑掉了门牙嫁不出去。”勇于承认自己狗屁不懂，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滞洒。这次李小兰却滞洒不起来，不知是因为什么。

李小兰垂头丧气急急往家奔。此时此刻她只想回到女儿身边。她叮嘱小菊别告诉赵胜天说她今天去商场了。赵胜天一定会奇怪她怎么空手而归。

小菊很听李小兰的话，赵胜天却还是注意到了妻子的异常。

“今天你怎么啦？”

“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哪儿都不舒服。”

“肯定是因为月子没坐好。只怪我们没经验。据说月子里的病要在月子里治，看来我们还得怀一次。”赵胜天被自己的话逗笑了。李小兰没笑。她认为一点也不好笑。

赵胜天又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报考成人大学，厂里不仅没为难，并且主动提出为他交纳学费，只要他毕业后不提出调动。

这的确不是个坏消息。赵胜天长进好快，要当大学生了。谈恋爱时李小兰对赵胜天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大学文凭。现在婚都结了，文凭也不时兴了，赵胜天却忽然睡醒了。李小兰勉强一笑，说：“醒了？可喜可贺。”

她想我呢？你读书我牺牲，我这辈子就带孩子算了！买盘磁带都遭人耻笑。

“你到底怎么啦？安？”

李小兰再也忍不住了。

“你说我怎么啦？你天天有好消息：发奖金了。项目搞成了。产品打进某国市场了。赛球赢了。读大学了。我呢，也天天都有好消息：朝阳不吃手了。小菊打酱油多找了一块钱回来了。朝阳只尿湿了三块尿布，把到五泡尿了。朝阳的大便由两次变为每日一次，松软，黄色，成条索状，臭味更浓，多好的消息，你的女儿开始拉大人的屎了。”

赵胜天悠悠叹了一口气：“你到底厌烦朝阳了。”

“胡说八道。我没厌烦！”

李小兰委屈的泪水顺流而下。她摊开一双手让赵胜天看。这双手一点儿没有女性的美。

冻疮，裂口，菜刀划破的伤口，别针扎的小洞重重叠叠，此起彼伏。

“我用这双手天天侍候你们父女，任劳任怨。可是凭什么要把我一连几个月关在家里？”

像个聋子，哑巴，对外面的一切一无所知。和所有的朋友都断绝了来往。电影都没看过一场。为什么！”

李小兰夺门而逃。她怕自己控制不住嚎啕大哭吓坏了女儿。

赵胜天追出门来，挽住了妻子的胳膊，陪着她在路边慢慢前行。除了默默陪着她，赵胜天无话可说。李小兰说的也是他想说的，他也有双做家务洗尿布冻坏了的手，他也几个月没看一场电影。也许李小兰没想到，而他早就在想：他们夫妻几乎没在一起过性生活了。他也想哭。

谁理解他们？

谁为他们着想？

谁看重这年轻夫妻路边的饮泣？

正是穿着打扮，交朋结友，学习长进，见识世界的年纪可又正是生孩子的年纪。就连他们的老人都不愿助他们一臂之力，还有什么办法？死结子。永远的矛盾，哭个痛快再说吧。

赵胜天建议李小兰每天抱朝阳去儿童公园晒晒太阳。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育儿大全》上说五个月的婴儿每天至少要有两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以锻炼他们呼吸道粘膜的抵抗力。

勺L 童公园里也有许多大人，你可以和他们聊聊天。饭菜就随便小菊做成什么样子，横竖都是吃。以后我们就逐渐好起来了 /



赵胜天刚上大学就已经显得很有知识。他是从家庭大学丈夫父亲专业毕业的男人。再不愉快的妻子也不好冲这样的男人发火。

十六

李小兰果然在儿童公园里见识了一个新天地。

这里尽是小孩子、老人和怀抱婴幼儿的少妇。尤其是后者，李小兰感到分外亲切，这才是她真正的同类。第一次踏进公园，李小兰就预感到自己会在这里发生点什么事。

李小兰认识的第一个女人带着个周岁男孩，是汉阳卷烟厂的工人。穿着萝卜裤短夹克，挺时髦。她专门谈如何整治她的婆婆和小姑子。她称她婆婆为“老穴”称她小姑子为“小骚穴”。“那老妖敢不给老子带孩子，老子就当她面把她独种孙子往水池里丢。当然是假戏真做罗。”

开头李小兰听得有趣，女人一再重复就没意思了。况且她肆无忌惮地大声说脏话引来了许多人的侧目，李小兰的脸有些搁不住；当她看见那女人一把扯过自己的儿子叫“小杂种”

时，她像又怀孕了一样恶心。

“我得回去了。”李小兰说。

“这还么早呢？”

“是啊，有点事。”

李小兰匆匆走开。不过她没回去。在假山那块，她们又碰上了。李小兰装作没看见。那女人翻了翻眼睛就走了。

周琳娜有张招人喜欢的甜脸儿。她对李小兰说：“嗨，你毛毛好漂亮！”

“你毛毛也好漂亮啊。”

“多大了？”

“五个月。”

“我们半岁。我们是姐姐。”

她们相互交换孩子抱了抱，大谈了一通抚养孩子的经验教训。谁都听不下去的琐碎话，她们津津有味。

后来再见面话题就谈深了。周琳娜是个独生女，在娘家是娇生惯养的，她还爱好音乐，父母送她学过小提琴。可是结婚三个月，公公去世，婆婆中风瘫痪。七个多月时，丈夫车祸死了。她又嫁给了丈夫的弟弟。

“杰杰是他爸爸去世后四个月出生的，那时我又新婚一个月。”周琳娜泪光闪

闪，紧抱着她的女儿。

周琳娜除了上班，还要照顾婆婆和孩子，缝补浆洗一日三餐。她是银行职员，工作不得迟到早退，不得分心马虎。

李小兰忍不住洒了一掬同情之泪。世上还有这么苦的人，比起周琳娜，她的苦算什么。

周琳娜抹去泪水，说其实她过得挺好，习惯了。婆媳关系也挺好，婆婆瘫在床上还带孙女，现在她偶尔还操琴，她的听众是一老一少。听众非常热情。

“琳娜，你真了不起！”

李小兰和周琳娜一块儿认识了王珏。王珏是湖北大学的老师。她比她俩大五岁。头一个孩子生出来就死了，怀抱的是第二胎，五个月，和朝阳同一天出世。叫崔书。

王珏不事脂粉，一派淡雅，衣料质量十分讲究，剪裁贴身人体，亭亭玉立一位文雅少妇。

李小兰周琳娜倾慕王珏的风度，王珏喜欢她们的活泼坦率。王珏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处在离婚边缘。

“离婚还要孩子干什么？”

“正是准备离婚我才要孩子的，我得有一个最亲的人，看着他我就高兴，就有劲。”

王珏告诫李小兰周琳娜，女人要自尊自强，要多学习，有点儿本事。否则，男人从心底里看不起你。她的丈夫是个年轻有为的副教授，结婚几年不要孩子，王珏全力以赴支持他干事业。现在他瞧不起王珏了。和他的一个女研究生情投意合，马上共赴美国。

“第三者！你干吗不告他？”

“我告他干吗？我求之不得。这样的男人我看不起，就怕推不掉呢。”

这也是和我同住在一个天地间生活的女人，多有主见多有志气。李小兰交一个朋友就多一份见识多一份感慨。原来她还是最有福气的一个人。她的生活多么顺利。

李小兰则讲“能恩”奶粉的故事，赵胜天当新郎那天打架的故事以及她买磁带的故事。

调琳娜王珏听得捧腹大笑，她们公认李小兰是个有福之人。

“是啊。”李小兰说，“这几天我也这么认为。王珏换了四个小保姆了，我还是小菊。”

在风和日丽的上午，她们三人并排坐在长椅上，逗着孩子。也有时候静静坐着晒太阳。

李小兰是颗初为人母卫星，进入了她的轨道，她生活得正常而愉快。

从王珏那儿，李小兰学会了做米酒的方法，泡四川酸辣菜的方法。学会了做糖醋带鱼，西湖醋鱼和湖北家常鱼。

“不会做菜算不得一个好女人。”王珏说。

从周琳娜那儿，李小兰知道了《天鹅湖》是四幕芭蕾舞剧，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用一套交响组曲表现了变成白天鹅的奥杰塔公主与齐格弗里德王子相爱并战胜邪恶的魔法师的爱情故事，还知道了其它许多世界名曲。三个少妇自作主张为三个孩子结了干亲。杰杰是大姐，崔书是二弟，朝阳是三妹。希望他们今后互相帮助互相爱护都有出息。

产假的最后一个月飞快地过去了。

在这一个月里，李小兰的负担连续加码。首先是赵胜天开始刻苦学习，每天看书写作业。其次是赵家老太婆患胆囊炎住院没人看护。李小兰主动让赵胜天送饭去。

“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不懂事我们不能不懂事。将来我们也会有老的一天的。”

赵胜天十分意外。

“我还以为你巴不得她死呢。”赵胜天逗她。

李小兰却认真得很。

“过去曾经有这种愿望，后来没有了，看开了。其实她如果帮我们带孩子，我也不会让她累着，我同样要请保姆。只是让她看着点儿。那朝气蓬勃的小生命对老人的风烛残年是很好的补充。可惜她不懂。只知道搓麻将，盲目地重男轻女，她不是个有福气的人。”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赵胜天被妻子的侃侃而谈惊得合不拢嘴巴。

这算什么！等着瞧吧。比起周琳娜王珏，她还差间老远。她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幼稚无知：不会当家过日子、不懂世事艰辛、不知道许多常识性的生活道理。她在图书馆工作几年没有读完一本书。她是那么后悔！以后她要好好抚养女儿，好好对待丈夫，好好治理这个家，好好看点书学点知识。

有朝一日，她一定要去商场磁带柜夺回她的自尊，买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比才的《卡门》，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还有《风流寡妇》。小姐，你知道它是谁的吗？列哈尔的！《义勇军进行曲》是谁的？聂耳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歌呀。你这个东家扯到西家的小姐不配在这儿站柜台！

会有那么一天的。那一天，朝阳说：“妈妈，你懂的东西真多。”

“朝阳，你长大了做个什么样的人？”

“做妈妈这样的人。”

“可是妈妈不时髦不漂亮啊。”

“妈妈何止漂亮，你别有韵味，是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韵味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玉珏说的，是王珏的韵味，是李小兰追求的新目标。

李小兰上班了，上班第一天就成了图书馆的新闻人物。她除尽浓妆，全无首饰，一条普通橡皮筋扎着一头流畅的直发，一进门她就碰上了叶烨，她含笑说：“叶烨你好。”没听到“小婊子”的称呼，叶烨简直有些受宠若惊。

大家说：“哟，李小兰你怎么变了？”

“是吗？”她说。她又在心里回答自己：是的。我变了。

十七

转眼小朝阳就到了一周岁。

赵胜天李小兰夫妇在一室半一厅的新居里为女儿庆祝生日。客人是周琳娜母女，玉珏母子，高山父子，刘武昌父女，高山刘武昌是赵胜天抱朝阳去保健站注射防疫针时结识的朋友，一周岁的孩子总共打了十针。有九次他们三对父子都碰上了。排队等候时三位父亲谈话十分投契，还不是朋友缘分是什么。

新朋友们参观了各个房间，一致认为这个小家庭简朴而雅致。李小兰听了“简朴”二字心里不免生出一些伤感。他们都没参加过赵胜天李小兰那轰动武昌的婚礼，因此没有对比。

李小兰有对比。豪华的东西都卖掉了。不过简朴点也好，本色，普通人家嘛。

五个同岁左右的小鬼头都穿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呀呀唔哈说着他们的语言，摇摇晃晃到处乱走。大人们煞费苦心使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拍了几张彩照。然后撤掉桌椅，将大蛋糕放在地毯中央，以便让还不会走路只会爬的孩子能抓到一口吃的。

地毯是赵胜天夫妇专门为这次聚会买的，还送去照紫外线消了毒，果然不出所料，就是有小家伙故意把蛋糕扔到地上再捡起来吃，大蛋糕也是专门订做的，由武昌最有名的百年老店“曹祥泰”烘烤。

大人们唱了“祝你生日快乐”，寿星却无动于衷，朝阳一点也没有主人风度，自己一边吃一边将奶油涂到每个小客人身上。有的孩子吓哭了，有的孩子却咯咯直笑，说：“还要。”不知是谁带头，小家伙们一片声乱叫起来。

“吃。蛋刀，吃。蛋刀。”

朝阳叫得最响亮，白胖的小手招摇着，两条小腿蹬档档跑来跑去。这么多小朋友一块抢着吃多有趣，她的高兴劲简直不知道怎么疯闹才足以表达。

赵胜天站在朋友们中间，李小兰扎条围裙靠着厨房门框，他们不时地互相对视一眼。这快乐无比的场面真使他们心潮汹涌，感慨万千。

养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李小兰的腰背还在酸痛，赵胜天的困劲还没有消失，

两人都是又黑又瘦，孩子，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睡过一整夜觉呢。光是泪水汗水，他们为你流了多少！为你吃奶粉发生了好多次经济危机，最困难的那一次手里只有三毛五分钱硬币了。

养一个孩子又是多么有意思！八个月零七天，你突然十分清楚十分亲密地叫了声“爸爸”，你把从来不哭的赵胜天一下子激动得扑沙扑沙流泪了。你爸爸结婚那天打架，你妈妈穿着新娘婚纱骂大街，多么调皮多么轻浮多么无知多么浪漫的一对年轻人，是你默默无声地把他们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从前他们不知有爱，现在他们对你对其他孩子对老人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充满宽容。自然，会爱的同时也会了恨。都是因为有了你，孩子。

小鬼头们精力充沛，一直闹到大蛋糕变成了粉末还不肯罢休。高山的儿子站在地毯中央撒起了第三泡尿。同琳娜的女儿拉了大便并且一屁股坐在了屎堆上。尽管孩子不愿意，大人们还是独断专行地结束了生日宴席。不过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圆满的令人愉快的生日宴会。下个月高山的儿子周岁。他邀请大家到他家去做客。他说他的设计另有一番热闹。

“别忘了日期。”

“忘不了。”赵胜天说。

送走客人，赵胜天李小兰就商量送什么礼物给高山的儿子，朝阳到那天穿什么服装去做客并要香帮忙记住，到日子提醒一声。香是小菊走了之后又请的小保姆。香说：“好。”

香和李小兰收拾满地狼藉。赵胜天准备到房间写作业，朝阳趴在礼品盒上睡着了，夫妻俩把女儿轻轻移到床上。

李小兰说：“今天真累，但也很有意思。”

#### 作者简介

池莉，女，1957年生，曾发表小说多篇。其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获本刊第三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太阳出世》获本刊第四届百花奖。中篇小说《你是一条河》、短篇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获本刊第五届百花奖。现为武汉市专业作家。

-----

黄金书屋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